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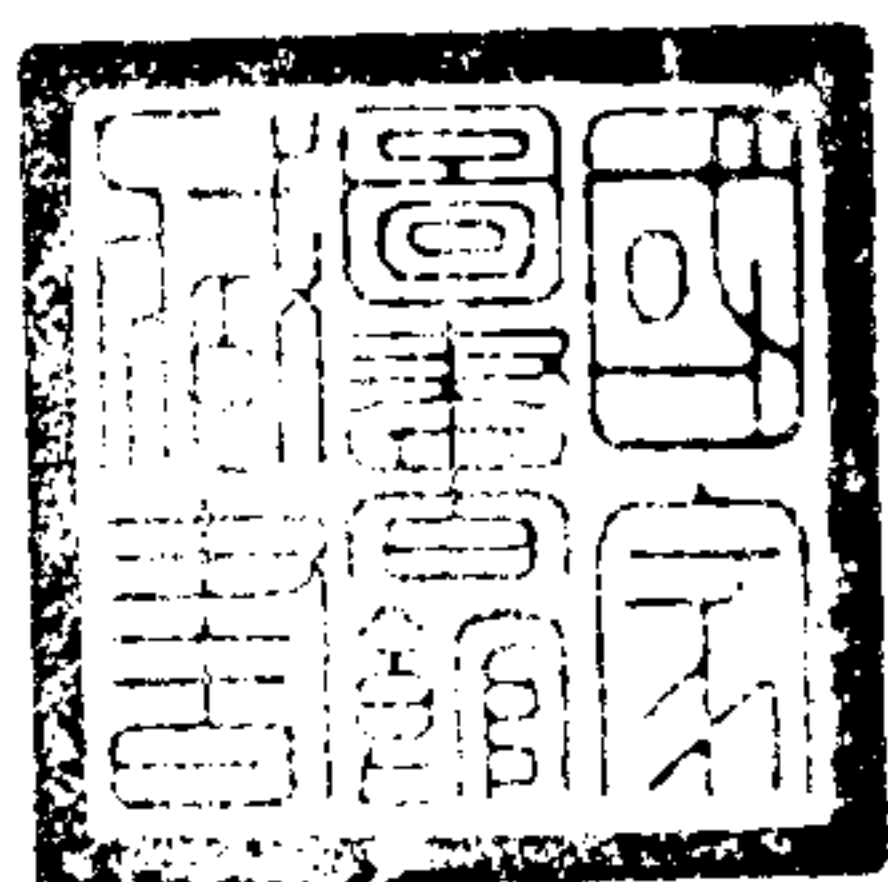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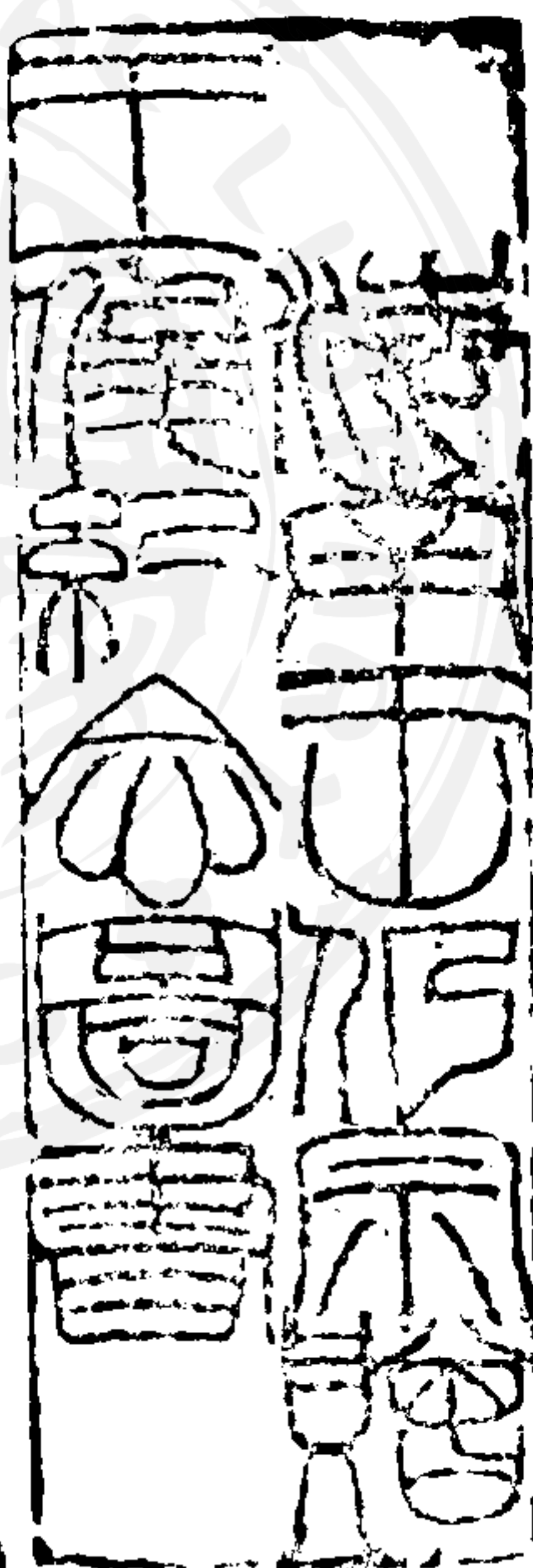
臺灣保甲民指鍼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臺灣保甲民指鍼



勅語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其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衆修學習業以啓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者不獨爲朕忠良臣民又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

斯道也實我皇祖皇宗之遺訓而子孫臣民之所當遵守通諸古今而不謬施諸中外而不悖朕庶幾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成一其德

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

御名 御璽

國家圖書館



003118893



五



成

海

所

海

因



序

我邦殖民地經營成功之實例。當以臺灣爲嚆矢。而其前途亦頗有望。惟當實際經營之衝者。切勿失墜。此旣成名譽。庶不背中外之期待。且須自知其責任之重大。孜孜奮勵。不安小成。順序漸進。以臻於大成之域而後可。苟能不悖此方針。得以奏扶翼贊襄之効者。固爲吾人所熱誠而歡迎之者也。今石部氏有慮及開發本島人之精神。特著成保甲民指鍼一書。公諸同志。以促本島人之覺醒自新。殊屬有益於風化。其所說簡明切實。頗中肯綮。予深望氏更進而研鑽勵精。以貫徹本書之趣旨。

明治四十四年八月

臺灣總督府警視總長 龜山理平太

序

殖民地之開發。不得不待母國民與殖民地人民之融和一致。卽除兩者之誤解。及去其猜疑。廣布腹心。相感以誠爲最要。畢竟誤解偶生。大抵出於不知己不知彼之過。臺灣人倘能解母國之所以尊嚴。母國民之所以優秀者。尊之敬之。而又知自己之缺點。從母國人之指導。奮發努力。希望向上發展。認前途之光明。則誤解亦何由而生耶。石部氏在臺多年。通其事情。近著一書。曰保甲民指針。蓋適應於臺民今日之時勢。欲使與母國民融和一致。期得舉臺灣之和平昌榮。永爲帝國良民之實。故其立論剴切。不但有益於本島人。又足爲母國民之大參考。是爲序。

明治四十四年九月



臺灣總督府警視

加福豐次 四

序

保甲爲下級行政之機關。地方自治之樞要。其裨益於維持治安。轉移風化。實爲多大也。原夫保甲之設。自舊政府已有之。然有治法而無治人。究不若今之綱舉目張。成績較爲彰著。此其故何哉。蓋由於當局者之善於監督也。然監督乃僅出於形式上之權宜。又未能使精神上之自知奮發。石部君有感於此。特著保甲民指鍼一書。立論詳明。措詞真摯。使保甲民讀之。自知責任。不誤步趨。誠可謂台民自新之指南。同化之鍼度也。他日全島人民益進於文明之域。得與本國人同其地位者。是皆君之賜也。捧讀之餘。不揣固陋。喜而爲之序。

明治四十五年一月

黃

玉

階

臺灣保甲民指鍼

目次

第一章 總論

一

○新進氣銳之日本國民及守舊自尊之臺灣人民

○臺民急務 一辨國體之尊嚴養其愛國心 二識認修養日

本人之特性所長 三確信天則行正道

○臺民覺醒 ○協同實行

第二章 覺醒自新

五

○暗黑過去之臺灣 ○文明政治之德澤 ○人民之感情

○日本德政之效果 一安寧靜謐 二富源開發 三文化普

及

目次

一

○對蕃政策 ○恩威並施 ○大哉日本人之犧牲 ○臺民責任

○守舊自尊思想 ○北埔事變之適例

○印度人民之現狀 ○心機一轉

○日本新文明之原因 ○堅忍及猛斷 ○暗黑之舊政治及

光明之新政治 ○殖民地人民對本國民之敬意

第三章 國體淵源

○萬世一系之皇統 ○皇祖之神勅 ○天壤無窮

○伊勢大廟 ○國民渴仰之中心 ○崇高森嚴

○闔國人心之歸嚮 ○皇室尊奉 ○忠君愛國之一致 ○

忠孝一致

○金甌無缺之國體

- 支那之國體
- 異姓交立
- 強者征服
- 國家興亡
- 日本獨無興亡
- 支那之聖王明君日本之亂臣賊子
- 堯舜之遺意
- 國家本位及人民本位
- 日本君民之大義名分
- 君位之神聖不可侵
- 日本憲法及固有之信念
- 日本人獨特之國家的觀念
- 國民統一及敬神尊皇
- 英國民雄視世界之原因
- 理想之勢力
- 英國民之理想
- 日本國民之理想
- 國民信仰之極致
- 日本國教即皇祖之神教
- 神教即誠之道
- 清麗心之本質
- 臺民咀嚼了解
- 同化之中心真髓

第四章 國民性格

三三

四

- 臺民同化問題
- 同化可能
- 同化利益
- 寬大之同化政治
- 文化普及之目的手段
- 着實穩健之政策
- 革新之風氣
- 合理的新習慣之養成
- 進步思想爲同化之第一步
- 臺民風俗變遷之事實
- 同化之兆候
- 明治維新之適例
- 根本的性格之改造
- 琉球人之成功
- 臺民同化之標準日本人之所長
- 一 尙武勇敢
- 武士的精粹
- 進取勇敢之平時適用
- 二 潔白優美
- 玉碎的美櫻花
- 天真爛熳
- 日本人之潔癖
- 潔白卽至誠
- 潔白卽精神美
- 精神美卽自

然美

三光明快活 ○快活性之所長 ○順應進化 ○應酬自在
樂觀的努力

第五章 真理正道

五三

- 因果理法之正確 ○福澤翁之說明
- 因果照應之玄妙及人智之淺薄
- 真理之威嚴聖人畏之愚人慢之
- 人生幸福之真因正道 ○誠實及勤勞 ○不義之富貴
- 報德教之要旨 ○至誠及實行
- 至誠及敬神 ○敬神之功德 ○赤誠卽神力 ○風教之
- 根本 ○邪神之應現 ○非理之願望 ○至誠正直及自
- 然的神助 ○人生之至寶

- 事實的一大教訓
- 日本海大海戰
- 神祕的戰捷之原因
- 大信念及天祐神助
- 至誠之結晶
- 反正道射倖心之弊害
- 臺民之利己心及信念之薄弱
- 勤勞之大小
- 富者之文明壟斷
- 富者之享樂及貧者之苦痛
- 米國富豪之襟懷
- 致富公共事業
- 富者之責任
- 社會政策
- 富者之讓步爲自家之長計
- 貧富之衝突
- 貧富之調和文明之均沾
- 失去刺戟貧者之自奮
- 臺民急公好義之實行
- 上流紳士之責任
- 聖詔一下貧者之福音
- 富豪反省之動機
- 誠實者衆善之根本
- 人情美
- 任俠義節
- 演劇及

愛情血性

○重憲章守規律約束之信念 ○信念之效用 ○國力强弱
之真因 ○國民之精力根氣 ○精根者文明之源泉

○信念精根及誠實 ○誠實者人類幸福之真因正道之根本

第六章 結

論

七九

○時勢順應及同化 ○忠良之日本臣民 ○風教革新性格

改造之困難

○保甲之善用 ○鄉黨之美風 ○上流臺民之奮勵努力

○儒教之精神的復興 ○報恩的決心

臺灣保甲民指鍼

石部 定著

第一章

總論

日本建國以來。二千五百有餘年矣。奉戴

萬世一系之天皇。其德澤浸潤民心。既深且厚。而其熱誠之愛國心。及武士道之精華。尤足以誇耀中外。可知國民文化之淵源。其由來者遠矣。加之五十年前。達觀世界之進運大勢。破鎖國之迷夢。開維新之宏謨。果敢決斷。一舉而除舊弊。廣求智識。吸收文明。今已雄視東洋。在亞細亞人種中。能以獨力拮抗泰西文明諸國者。豈非惟我日本一國而已哉。

日本以如斯新進氣銳之國民。而對於臺灣之人民。所謂具有三千年

之歷史。事々尊崇古聖先王之道。鄙西人爲夷狄。貶文明爲邪道。守舊頑迷。不通時務者。中華自尊之氣習也。其人民之思想感情。既大有異。性格風俗。固不相容。故一旦立於日本人統治之下。雖表面不敢不服。從日本之威力。而欲得其心悅誠服者。殆有不能豫期也。

果爾。則臺灣之天地。固不得保其寧靜。新政施行。頗非容易。然以我皇之威德。政府之努力。數年而竟得奏清平之效果。見產業之勃興。文明利澤。普及於都鄙上下。是人民之安寧福祉。已大有增進者也。

今臺灣歸屬日本。經閱十六星霜。其統治之成功。雖已播揚中外。人民之幸福。亦莫不增進。然觀臺灣之人心。猶屬陽奉陰違。未至謳歌日本之德政。則當局之統治。似不能無慊焉之情。何哉。蓋日本人以其固有之文明。加取泰西之文明。而應用之。雖偉大發達。顯出優越之勢力。成爲新興之國民。然在臺灣人見之。恰如小慧隣友。以不急之務。來相勸勉。全不解其所以可歡迎而尊敬之者。無他。皆由於守舊自尊思想感

情。有不能融合一致。此豈非盛世之一恨事乎。竊望識者群起。專心以啓臺人之蒙。俾新附群黎。深感 聖上愛撫之恩。而有不能自己者。故凡在臺之內地官民。務宜言行一致。以表率臺民自任。啓發之。指導之。冀得同爲日本忠良之臣民。則可矣。

臺灣人民。欲使其與日本融合同化。須就彼等日常所當服膺實踐者。一定其道德之標準良規。以指示其所向。又任啓發指導之內地人。亦不可出之區々。是則本書編述之要旨也。故吾人特舉臺民所應服膺遵守之根本良規。而促其實行之者也。

臺灣人民。實踐此道德之良規。欲期其實効者。不可不待人々協同一致之力。然欲舉協同一致之實。當以隣右相助之主旨。利用保甲之制爲最便。夫移風易俗。固屬至難之事業。斷非孤立獨力所能爲。唯必從先覺之指導。協同團結。以期其實行。今保甲之制。普及全島。警官指導之下。人民自治。益有發達之勢。是皆因隣保協同一致。適以成鄉黨之

美風。而爲習慣革新最良之機關。吾所以深望保正甲長。率先以爲民範。服膺道德之良規。而盡心實行之者也。

然則所謂根本良規者。何也。

第一 國體淵源

討究尊嚴日本國體之淵源。欲知其所以冠絕宇內萬邦者。不可不養日本人特有之忠君愛國思想。

第二 國民性格

日本以固有文明。加取近時泰西文明之精髓。破從來之舊弊陋習。順應世界文化之大勢。因得以致今日之盛運。故欲修養其特性所長。不可不尊重日本人之卓絕人格。務期融合同化。以完成國民之性格。

第三 真理正道

善惡因果報應。必然之真理。不可不信。迷信邪念。不可不斥。悖德非

行。不可不戒。以誠實及勤勞。爲人生惟一之正道。小則圖一身一家之安寧幸福。大則貢獻寄與國家公共。

臺灣人民。果能協力勵精。實行此良規。則社會之風氣一新。智德日進。與日本國民之性格融合一致。自可以舉爲同化之實。此不徒充足國家之要求。並可以增進民人之福利也。然本島人欲使其實行此良規。豈容易乎。故不可不先促臺人之覺醒自新。爲當務之急。即一面使其知日本之德政。所謂文明政治之惠澤。一面打破其守舊自尊之迷妄。以圖思想風氣之一新。是則良規實行之始。所最必要之事也。本島人若不覺醒自新。立進步改善之思想。則雖有盡美盡善之良規。當亦無如之何矣。茲欲說明良規。試先述覺醒自新之切要。

第一章 覺醒自新

距今十六年前之臺灣。即在清國舊政府之治下。回思往日。判若天淵。

誰不驚其長足之進步。而能得此進步者。是皆出於日本政府。施文明政治也。蓋過去之臺灣。固屬暗黑時代。土匪跳梁。無時或息。天災惡疫。到處流行。且官吏恃權舞弊。人民軋轢紛爭。全島之生靈。不得浴太平之治化。其遭遇亦良苦矣。故清國政府。目臺灣爲化外難治。不欲投多大之勞費。以圖改善民政之根本。雖天惠富有之區。更甘棄爲未開之地。一旦割歸日本。在清國不惟無愛惜之念。殆有嫁累於他人之觀也。爾來十數年間。日本收文明政治之效果。遂使黑暗臺灣。變爲光明天地。開發富源。普及文化。昔日氣象。煥然一新。政府竟銳意圖治。啓發人民。並利用其天惠。極力獎勵殖產興業。以期增民生之福利。是臺灣之前途。殆有洋洋如春海之觀矣。

然臺灣人之衷心。不謳歌此泰平之治。不歡迎文明之德澤者。實爲吾人不解也。試探其底蘊。則又有不得已之事情存焉。蓋臺灣人民。積習既久。其守舊頑固之性情。迷信弊陋。不能容易洗除。雖新政之實質。甚

有幸福利便。然因形式之耳目偶新。恆抱疑慮。不至自覺其真味。此所以浴新政之德澤。而不能會悟其真價也。

如此臺民尙未悅服日本之新政。故難於發奮自新。脫去舊來之陋弊。大抵由於淺見。不覺日本德政之真象。且其性情守舊尙古。頑陋自尊。在刻下之急務。須使彼等知日本之德政。與以臺灣人之幸福利澤。並使其自知守舊思想。拒絕當前之改善爲最愚。

夫今日臺灣之統治。尙舉一層顯著之効績。人民之福利。進步。更覺甚大。臺灣人民。固宜促其覺醒自新。而促其覺醒。則有二途。

第一德政自覺。

使自覺新政府文明政治之德澤。

第二迷信打破。

打破臺灣人之守舊尙古自尊排他之迷夢。

第一德政自覺

日本德政之效果。約有三。

一滅土匪。戒浮浪。布保甲之制。致社會之安寧靜謐。

二開交通之便。獎勵產業之改良。開發富源。

三生命財產之安固。衛生醫事之改善。教育之普及。施與其他文明的
利便。以促人民生活計之之上進。

一安寧靜謐

臺灣當在清國治下。視爲化外難治之區。人民曾不遑謳歌太平。迨歸
日本統治。以新政府之威力。善謀果斷。掃蕩百數十年來土匪之患害。
臺灣天地。至此始見太平。因得以確立社會繁榮之基。懿歟休哉。卽謂
之開臺灣治世之一新紀元。當無不可。匪徒旣絕滅。更宜確立社會永
遠治安之策。政府特對於害治安紊風俗之浮浪者無賴漢。設強制就
職之制。以防遏其未然而社會之治安。從此可保於永久。其偉大效果。
無俟吾人之喋々也。

土匪討伐與浮浪者強制相並而行。政府又參酌舊章。制定保甲條例。卽以保甲歸警官指揮之下。而任保持地方之安寧。凡屬保甲內人民。各宜警戒犯罪非行。遂使負連座之責。以圖保甲區域內之肅清。今保甲已普及全島。警官指導。甚形發達。其貢獻於地方治安之功。豈淺鮮哉。

政府先勦滅宿害之土匪。又使浮浪者惡漢屏息。以招致社會之治平。一、面施行保甲制度。爲地方人民之指導訓練。以養成其自治協同之力。俾確立治安根本。不可謂非賢良之政治也。

二富源開發

天惠富有之臺灣。漸被日本人所知了。經政府保護獎勵。日本人已有相續投資。一面政府設備鐵道道路港灣等。以便着手開發富源。故新領土之產業。現已鬱然勃興。如砂糖樟腦米茶鹽金等重要之產物。其輸出外國及內地。實達可驚之巨額。如斯盛況。固爲臺人夢想所不到。

此卽繼社會之治平。而爲新政府德政之第二效果也。

三文化普及

政府既將社會之治平。與產業之興隆並行。其保護私人之權利利益。又因文明的設備。施與生活上之利便。如設公明裁判制度。以保全人民生命財產之重。立嚴密調查方法。以確定人民土地之權。稅法公正。人民明確其負擔。醫事改良。人民得臻於康健。至於學校郵便電信鐵道等之文明事業。無不設備周全。增進人民生活上之利益。一面社會之治平繁榮及產業之興起。又足以改善其經濟狀態。文明政治之普及既如此。則其物質上及精神上。直接以增個人之幸福者。是由新政府德政第三之效果也。

如上所云。新政府德政之結果。臺灣天地。得見曠古未有之平和繁榮。而人民之生活狀態。日臻改善。面目一新。豈非臺民所宜虔誠感謝。以慶其洪福也哉。

吾人於此。欲述就日本之德政。施與臺人幸福之事實。固不遑列舉。惟揭一洋人關於臺灣之評言。聊述其一端曰。『日本第一着。罷免從前之支那官吏。可謂賢明政策。蓋支那官吏。巧於虐取金錢。狀若惡鬼。茲有三人受死刑宣告者。若經賄賂。可以放免。設有甲者之親族。能提出多金。以飽官吏之私橐。則甲者僅受一回之笞杖。便得放免無事。乙者之親族。若關說不滿官吏之意。則乙者雖得放免。而身體難免受其重創。至於丙者。家既貧乏。又無親族故舊。可以救助。不能賄賂官吏。則藉此以爲戒示。罪不容寬。於斬殺前數時間。置熱日中以曝之。如斯殘虐。初不敢信。然核其事實。則昭々在人耳目間也。支那官吏之腐敗。亦可以察而明矣。公正裁判之制度。雖爲平和生活第一要件。然從來臺灣不行。至割讓日本。始見有此制度。但在支那人中。轉有非議此制度。而追慕昔日之腐敗時代者。著者曰。日本新裁判制度。不得因賄賂而獲放免或勝訴。凡屬不正行爲。全無可容之餘地。故財產家欲施此不正

手段者。甚覺不便。其追慕昔日。亦理所當然。雖然變例之事。何處無之。殊不足怪。目下臺灣制度所關最要之事實。有史以來。始開設公正裁判所。無論最下級之貧民。亦得要求其裁判。誠可謂支那人空前之幸福矣。』

臺人經受此桎梏壓迫不安之苦境。而移於光明爽快之生活。其心情果如何乎。政府尙不以是爲滿足。更進而開發富源。力圖幸福之日增。臺灣人民。將何以報答此德政乎。然據吾人所見。彼臺人固不自覺新政府之統治。果與以如何之效果。至其現在所享受之康福。亦不解何自而生。惟漠然視之。恰如不知有新政府之德政利澤者也。

夫良善之統治。其人民能自了解。酬之以勵精努力。斯足以發其光輝。若施德政而人民不感。對德政而人民不覺醒努力。則德政之效果。亦屬薄弱。故吾人爰欲警告臺民。以促其反省而慎思之也。曰。諸君宜沈默靜思。以察現下自家自身所享受幸福之由來。又須考究將來增進

幸福。希望向上發展。果何由可得實現乎。而現在之幸福。若當清政府治下。實爲夢想所不到之處。須知全由新政府文明德政之所賜。且將來之希望。若非賴新政府之德政。到底不能實現。凡屬臺民。務宜對新政府之德政。起感恩之念。益發奮自新。覺醒努力。爲至要也。

吾人記述日本德政之一班。尙有不可逸之一大事。橫在眼前者。即對蕃人之政策是也。開化普及。僅在臺灣西部一帶之平野。其中央山岳地帶。以至東部海岸。交通未便。富源未開。即文明利器。亦無策可施。其故何哉。蓋山岳森林地帶。約有十萬蕃人棲息。未沾王化。其在北部。則有兇暴獍猛。蟠踞深山。執武器以抵抗。政府犧牲多大之人命及國帑。從事討伐。彼之勢力。雖日見窘窮。然猶未全征服。是臺灣之半面。尙不光被文明。富源寶庫。其開發不知當在何日耶。

抑蕃人者。支那民族移住之先。已繁衍生活於臺灣之平原。支那人以優越勢力。漸次驅逐於山間。使彼等流離失所。窘蹙不可言狀。故其對

支那人也。恨深徹骨。視爲仇讎。馘首報復。竟成習慣。當支那人移住臺灣。每對蕃人詐欺壓迫。無所不至。殘酷既極。激成其猛惡之性。遂至貽累後世。不得施以懷柔。此誠支那人之大缺點。亦千秋之一恨事也。日本政府。承此有害遺物。深期懷柔蕃族。使之普沾王化。惟其慄悍兇暴。就撫爲難。不得已以威壓服之。其在平地之土匪。已全歸勦滅。對蕃人則立寬猛兼濟。恩威並施之政策。以帝國忠勇軍人及警察官等。義勇奉公。拚性命。冒瘴毒。日與深山絕壁獍猛之強蕃戰。其忠死於蕃山者。何可勝數。此豈有他哉。不過欲完成臺灣之開發。堅立繁盛之基礎。以增進人民之福利而已矣。然則臺灣人民。宜如何體此政府之盛意。以翼贊治蕃之政策。傾其熱誠。盡其本分。努力貢獻而後可。況此兇暴蕃人。原由支那人移住臺灣以來。顧眼前之利。不能懷柔彼等。使其歸服。以爲永安長治之謀。乃譎詐壓迫。致成猛惡之性。遺害至今。此豈得辭其咎乎。

土匪跋扈及蕃人兇暴。日本承此有害二大遺物。已將土匪掃蕩一空。更持其利鋒。進向蕃界。以期除此二大害。凡爲臺人。固當自覺其責任。上下奮起。盡瘁圖報。庶可以副政府之盛意。

第二迷信打破

臺民不可不自覺日本之德政。悟守舊自尊之非。打破平日迷信妄想爲最要。所謂守舊自尊者何哉。支那以三千年固有之文明。尊崇中華中國。憧憬古聖先王。墨守舊慣古俗。其邦土之大。人民之多。可雄視宇內。故萬事推宗支那舊邦。妄自尊大。輕賤日本。此等思想。潛伏在臺人心底。牢不可破。經已現諸種々事實。其最近所著明者。即明治四十年。北埔事變是也。

北埔事變。蔡清琳以一壯年無賴漢。逞其私慾。教唆無智愚民。及新竹廳下蕃界勤務不通世故之隘勇。企圖暴舉。詭稱清國捲土重來。日本行將退去。若爲內應高官利祿。無難圖也。彼等素有自尊思想。更激動

其虛榮心。遂致輕舉妄動。襲擊北埔支廳。殺戮警察官吏。與其他在住北埔之日本人。殘酷之狀。目不忍觀。而彼地人民。竟袖手傍觀。視爲快事。甚至爭先闖入日本人家屋。掠集財物而去。顧此暴舉之隱謀。受其勸誘教唆者。既屬多數。例應漏洩其風聲。乃向官密告者。絕無其人。又其隱謀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官尙不得偵知。此豈非由人民喜清國之回復。全不以暴舉爲非之一證乎。幸該事件。出於無智之無賴漢。不過僅演一時之慘劇。直行鎮定。人民至此。亦知事之真相。急收鋒銜。極力掩其自尊之思想。然綜合始終之事實。試爲觀察民心。則臺人之守舊尙古自尊之思想。今尙旺盛。易於煽動。苟有間隙好機之可乘。必揭竿而起。不辭反抗。此固無難窺知也。畢竟臺灣人民。不通世界之進運大勢。不明臺灣將來如何發達。皆由其淺見無識所致。又臺灣人民之祖先鄉土。在對岸之閩粵。今尙依然交通往來。結姻親之關係者不少。蓋同其祖先。同其風俗習慣。趣味嗜好。無不一致。思想感情。亦覺共通。

至於守舊自尊。輕賤他人之主義。則又相同。可知彼等對其本國本土。歸向崇敬之念。非無由而起也。

抑臺灣割讓日本。因日清戰役。清國戰敗之結果也。臺灣人民。即戰敗國之人民。甚傷其自尊之念。一旦受治於戰勝國之新政府。不得不俯首帖耳。謹慎謙遜。以表歸順投誠之實。其心情不可謂不苦矣。然改隸以來。既十有餘年。而臺人浴此古來無比昇平之治。其生活之向上。智識之進步等。增進幸福。則屬不可掩之事實也。今日有此幸福。無非由改隸而來。臺人固宜反省自新。破其迷夢。排除守舊頑陋之弊習。以從世界大勢。浴文明開進之善政。伸長能力。以酬 聖天子煦育愛撫之恩。斯爲得矣。

試徵之印度人民之現狀。印度人在英國治下已久。英人雖施以文明之治。致力於社會之治平。增進人民之幸福。今尙不得見人心之統一平靜。其人民中憧憬古代之印度文明。鼓吹復古主義者甚盛。而對於

英人之統治。每出反抗之態度。唱自治獨立。以煽動無智之印度人。如此現象。畢竟是由一部之印度人。已超生活上改善進步所必要之程度。過激以圖增進其不必要之智識。徒抱自尊之心。遂釀成不平之禍。而多數人民之生活。則尙未至於改善進步。且其社會。常不能平和寧靜者。亦由此不平激動。故禍亂騷擾。往々不能免也。此正可爲臺灣人民之鑑戒。倘臺人不就現在所必要。望其順適能力之發達。而徒驅其守舊自尊之念。抱不滿於本國之統治。包藏過大之希望。以煽動愚民。則人心益傾於險惡。肅殺之氣。充滿乎社會之間。到底不得與本國民融合一致。而一般人民之幸福。亦無由而增進也。

今當新舊過渡之際。臺灣人民。須心機一轉。打破其迷夢。隨世界文明之趨勢風潮。脫却守舊自尊之念。與本國民爲同胞一體。而從先進先覺之本國人指導誘掖。協力以期臺灣之康寧盛運。又何必論戰勝戰敗之昔日也哉。

顧日本人非徒迎新棄舊。凡屬可守者。雖舊亦守。無可取者。雖新不取。取捨去就。概以進化之大局爲主。日本新文明。又非僅習泰西之學術。技藝。最重在精神一端。其固有之武士道。莫不保持以爲日本之國粹。至於二千五百年來。所發達道德之大本。護國之精神亦無何等動搖。惟順世界之大勢。採取關於國計民生所必要之文物制度。新舊合參。折衷一是。誰謂日本人急躁進取。而無保守力之者乎。試觀日本人忠君愛國之感情甚深。尊崇奉戴。萬世一系之君主。儼近於頑守。其信念之鞏固凜烈。冠絕宇內。豈非萬邦不見其比乎。讀日本之歷史。可知其俗重義輕生。所守之處。概以身殉。日本人又善守其本來之主義面目。然遇弊害。則猛然除去而不顧。此有堅忍及猛斷。進化始行。更能悟鎖國守舊之非。與西洋各國。直開交通。達觀世界之大勢。而不惑於取捨去就。所以致今日之盛運者。亦實在此。

吾人更對臺灣人民。欲警告以至心誠意。凡爲臺人。務須達觀現在之

地位境遇及其將來。又宜鑒世界之大勢。速脫無用之舊思想。而養成有益之新思想。勿囿於支那暗黑陳套之政治圈。而歸日本公明正大之統治。蓋當此過渡之時代。取捨去就。固不可不慎也。

抑臺灣人民。夢想支那之舊政。存守舊自尊之念。卽謂之對日本。挾有敵意。當無不可。故此思想觀念。若非從根底一掃。雖政府施以如何善政。臺灣人亦終不能了解歡迎。實心與日本人親和融合者明矣。且政府雖善導保護。盡力促其上進。期與本國人躋同等之地位。而臺灣人胸立崖岸。根本自尊之思想。與日本人素不相容。到底亦不得奏其成效。惟必待臺人自破其迷夢。悔其自尊思想之非。深加省察而後可。

臺灣人須悟前述守舊自尊思想之非。並自認殖民地人民分限之明確爲要。夫臺灣者。日本之新版圖也。日本之殖民地也。其人民卽新附之人民也。其對本國人。表其敬意。固屬當然之事也。我皇上道備中和。心涵太極。汪洋大度。一視同仁。其愛撫三百萬新附之人民。與愛撫

二千五百年來日本之民族無異。惟因歷史人情風俗習慣大相懸殊。且其智德不能與本國民同其一體。故施以特殊之政治。亦勢所不得已也。臺人無論精神的物質的。既難與內地人比肩。故宜自安本分。尊敬內地人之優越人格。從其指導。又對政府之啓發保護。自知順從。不敢踰越殖民地人民之分限。庶可以副施政之目的。倘臺人以惡意僻見。忖度政府之施政。及內地人之意思行動。如謂政府及內地人。以臺人爲新附之民。薄待壓迫。輕蔑等狀態。則兩者之感情。終缺融和一致。而臺灣之政治。及人民之進步。決不能奏圓滿之效果。

新入日本之版圖。臺灣新附之人民。對於內地人。須以兄事之。師事之。不可不出謙遜之態度。雖多數之內地人中。難保無一二可擯斥。而不足尊敬之人物。因此臺灣人。遂對內地人全體。抱惡感。挾敵意。出反抗之態度。兩者之間。阻碍兄弟之情誼。失其圓滿和融。以致互不利益。臺灣人之具眼有識者。務宜注意戒慎。指導無智之下民。而勿致稍誤。

第三章 國體淵源

神武天皇以來。二千五百有餘年。君臨日本。其歷代 天皇則 皇祖之裔孫。一系皇統連綿亘於萬世。卽開闢以來。儼乎君臣之分定。未曾有試其紛更。是則我 皇家之愛撫。及臣民之忠誠所致。用能奠國家於盤石之安。金甌無缺之國體。實爲萬國所不見其比也。

皇祖天照大神。勅 皇孫曰。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地也。爾 皇孫。宜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矣。尊嚴無比之日本國體。其淵源乃出自 皇祖之神勅。而歷代 天皇崇敬 皇祖。設賢所於皇城內。朝夕瞻仰 皇祖之神威。奉體 皇祖之遺訓。

皇祖之神靈。奉祀伊勢大廟。爲國民渴仰之中心。此靈地自有森嚴之氣。縱令心身污濁垢穢之人。到此不覺現其清淨之本念。而忠君愛國

之心。亦自油然而起。人若塵務匆忙。日夕奔走。不遑他顧。一朝詣皇祖之神廟。自有至靈至妙。不可思議之神威。忽感動其至誠愛國之信念。以洗滌其心垢。一新其精神者也。

君民等崇敬 皇祖。仰 皇祖之威靈。既如斯。而歷代 皇室之積功累德。彌高。稜威益加。閭國之人心。翕然歸嚮。可見我國體國礎。由是日增鞏固焉。

歷代 天皇奉承 皇祖 皇宗之遺訓。愛民如子。而人民傾心 皇室。不以一身爲私有。効忠於國。思以報 皇家愛撫之恩。蓋日本國民。自開闢以來。奉戴 連綿一系之皇室。以 皇室爲惟一之主宰。忠君愛國。同體不二。君臣之情。渾然融合。不啻爲一家族。故臣民之子孫。繼承父祖之志。以致身君國者。卽所以孝於父祖。忠孝一致。延及萬世。堂堂日本。恰如完全金甌。無一點瑕疵。可摘於戲。豈不盛哉。

試觀支那之上古。所謂聖王如殷者。夏之叛臣亂民也。周者殷之叛臣

亂民也。秦漢唐宋。以至元明清。異姓交立。無不皆然。國家偶亂。叛臣亂民之有力者。取而代之。成則爲王。敗則爲賊。是爲支那國家之常態。乃知支那國家。非先天的君臣之分定。君家皇室。畢竟由人民便宜。得以興廢存亡之者。有其父忠於明之王室。而子歸服於清。忠也。孝也。分爲兩途。不孝之子。偏有忠臣。不忠之臣。尙有孝子。固與我國民萬世忠孝一致。重氣節守名分。以擁護國家者。不可同日語也。然此豈但支那一國而已哉。世界萬邦。無不皆然。山河城邑。依舊不渝。而國家之興亡。僕指難數。獨我日本神聖祖宗之遺訓。及清明之理義。貫徹人心。絕不見皇祚紛更。國體動搖。建國以來。曾不知國家興亡爲何狀。故國民之一心同體。對國家厚抱忠誠之精神者。孰有如我日本國民乎。鄭成功朱明之臣。奉明主之遺孤。以圖恢復明室。而其父芝龍。竟降於清。父子之間。天各一方。事各一主。語云忠臣出孝子。孔孟忠孝之教。偏不行於支那。而行於我日本。豈不奇哉。

桀紂之暴。以諫防暴。致其君爲聖王明主。是所以全臣節也。以湯武之威望。足以除君側之奸。自當爲賢臣良相。盡輔弼之責。置斯民於泰山之安。乃事不出此。廢其君以自代。非暴而何。戴此暴主之民。豈得謂忠厚之民乎。

支那有三千年之文明。幾億萬之黎庶。假令流於文弱卑屈。而一時北方之強蠻蒙滿征服。豈無一人愛國仗義。以起之者乎。苟國民互相響應。同心協力。抖擻精神。鼓舞其志氣。養成其實力。以圖恢復。亦屬何難。乃不敢出此。甘從蒙滿北蠻之征服。臣事新主。無異舊君。揆之日本人忠君愛國之思想。其相距亦甚遠矣。要之。支那之國體。惟強者之征服是認。故放伐暗弱之君主。建立新國家。寧得謂順天命適民情之所當然也。

吾人豈徒好非議支那之古聖先王以自快哉。殷湯周武。皆是敬天愛民。行仁政於天下。萬代之下。猶欽其德。此在支那。誠可稱爲聖王明君。

若在日本。則爲國體不容認。設有鄙吝橫暴之富豪。時際凶年。飢民待哺。而毫無憐憫救恤之意。有人焉起。開富豪之倉廩。賑恤飢民。而自待罪於富豪之家。遂稱之爲義人亦可。若其人濫殺富豪。橫奪財產。自爲家長。豈稱之爲仁人。夫旣殺其人。奪其產。至絕其子孫者。仁心安在。非暴而何。雖其人德望素孚。一時家道幸見昌榮。然其背天理蔑正道。則殊不能掩也。殷湯周武。豈不類此乎。重大義名分。比生命尤甚之日本人。則斷不與於斯也。

抑支那之國體。觀堯舜以天下讓賢。卽聖王者。舉衆心所歸向之賢者以讓之。是禪讓爲堯舜之遺意。原屬支那之國體也。故天下有亂。豪傑崛起。以鎮定禍亂。人民謳歌太平。而不以爲怪。蓋民望所歸者。卽明君也。此與民主國公選之大統領。似無以異。惟日本以國家爲本位。支那以人民爲本位。之所以有差也。今非敢論其是非。凡有國者。各異其建國之歷史。其最適於國狀者。卽成其國體也。

古來朝鮮人。支那人。歸化於日本者。其對皇室。抱忠誠之精神。固與在來之日本民族。毫無稍異。然是等皆以一身一家。移住於日本之國土。故其同化亦速。今臺灣三百萬新附之民。居住其土地。盡歸屬於日本。雖大異其趣。亦不過難易遲速之差。同化一致。殊不容疑也。

臺灣人歸屬日本。欲其全同化以爲忠良之臣民。須使其自覺。深仰皇室之尊嚴。以一意歸向。爲最捷徑。何則。蓋日本人本來之面目。極致真髓。全在於茲。日本人以五千萬同胞爲一心同體。其盡心爲國。宣揚國威。要在惟一之標的。奉戴先天的君主之皇室。臺灣人倘能知其淵源。何致惑於歸向之處乎。然自領臺以來。既十有六年。尙不見有臺灣人對皇室之思想。惟漫然置之。殆若不自覺者。如此而放任其自然。則臺灣人對皇室尊奉之自覺。果待於何日。得以舉同化之實乎。吾人故欲急告臺灣人曰。君等宜知日本尊嚴國體之淵源。又解國運隆興。由於臣民一致。歸向皇室。並想到天皇陛下之仁慈。視臺

灣新附之民如赤子。安危禍福。時縈軫念。以此爲同化之中心。而不可忽諸。

支那人之忠君思想。其根本與日本異。由其國體之不一致也。蓋在支那人。以君主承天命臨四海。有愛撫子民之責任。故其君德若缺。民望自去。而天之命數亦盡。放伐禪讓。固事理之所宜爾也。日本人則不然。奉戴萬世一系之天皇。不容他姓覬覦。是淵源於皇祖之神勅。以成其國體。且天皇者。國家之元首也。元首則不能爲臣子。臣子則不能爲元首。先天的君臣之分已定。故無敢作干犯科者。天皇之神聖。不可侵犯。載在日本憲法。炳若日星。天下萬姓。無論何人。不得窺竊神器。此大義名分。早已深刻日本人之頭腦。固不待憲法之明文。而始昭然於世。觀於各國之君主。概由臣民所擁立。故以多數國民之意思。卽可以左右其君之意思。獨日本則不然。天皇者。先天的國家之元首。臣民者。隸屬天皇。天皇之意。卽國家之意。誰不奉戴之維謹。是所

謂日本人特有之愛國心。忠誠之日本魂。卽以表現日本人最高之思想、感情、信仰之極致也。

各國民之愛國心。對國家的觀念。其性質全與此異。國家者。爲人民之利益幸福設置之機關。彼稱君主大統領。不過惟此機關之一首長。故其所謂愛國心者。惟爲自國人民。具有一種之義俠心。不過可賞讚爲義俠的行爲而已。安得如日。本人以國家爲本位。以國家爲理想之中心。其信仰之極致。卓絕世界萬國卽其特有之國家的觀念。亦與他國民思想之根本。大相徑庭。此國家的觀念強盛。國民統一之鞏固者。皆出於舉國一致。熱誠以敬神及尊皇之者也。

佛國社會學者。劉斯多。儒蒙氏。曾評英國國民曰。『此國民所以雄視世界者。勿論非其富。非其艨艟。並非其教育。蓋純由思想之勢力。爲之主因。何也。卽其歷史也。君主也。信仰也。彼等有古歷史。皆尊敬之。嘗忠順於皇室。而不敢冒其尊嚴。又依其慾望、勢力、現出耶和華之神。英人信

爲守護神者久矣。彼蓋以神爲彼等支配世界。保護彼等之利益。彼等征服他國民。使其朝貢大英國。遵奉其法律者。卽所以從神意也。啓發野蠻。扶植開化。成彼等之使命者。固英國國民所確信也云。』吾人亦有強烈之理想信念。不讓於英國國民。日本國民所理想者。在樹立金甌無缺。天壤無窮之國家。得以國光煥發。宇內。此理想所以使之強烈。鞏固其信念者。卽千秋不磨之皇祖神勅也。萬世一系之皇統也。敬神愛國一致也。忠君愛國一致也。忠孝一致也。合古今上下國民之日本魂也。是等事實。皆據建國以來歷史而證明之。其歷史的事實。益以放其光輝。故能使強大其理想之勢力。堅確其信念。

要之。日本建國以來之歷史。無論如何事情。早已打國民爲一團。其皇祖天照大神。卽爲理想之中心本尊。國家樹立。益發光輝。可以信其有雄視世界之日耳。吾亦欲効儒蒙氏之言曰。日本人之理想。所以實現者。非其富。非其艨艟。非其砲聲劍影。並非僅由於教育之力。揆厥主

因。蓋在其敬神愛國之至誠發現日本魂也。

皇祖天照大神。爲國民信仰之中心。崇敬之要點。豈但如英人對耶和華之神而已哉。我尊嚴無比之國體。一由於大神之神勅。直爲國民理想之根底。我國素無國教。信教者。全任國民自由。其各宗教各宗派之間。雖無輕重之別。而人民之對大神信仰。則閤國一致。事實無異於有國教。此不但臣民信仰之中心。亦爲皇室之祖先。歷代皇上所崇敬也。

皇祖之神教。要不外誠之道而已。誠之道何也。卽洗滌人心之污濁。而歸於清麗之本質。夫人每爲物欲之私所蔽。而害天理之公。是背乎誠之道。而污穢之心所由生也。若能却此私心邪慾。以歸天理之公。則何殊撥浮雲而見天日。是卽所謂誠之道也。

神教之所宗。在存誠之一字。欲洗除私慾邪念。在歸於至公至正之誠。夫誠者。道德之大本也。智仁勇皆由此而生。措其末葉。修其本根。是卽

皇祖之神教也。舉國之民咸以天照大神爲主神。奉此神教。自稱神國。國民好清潔。愛光明。所以正直快活勇武。而不遲疑停滯者也。支配我國民一貫之日本魂者。卽天照大神是也。我國民之精神。無晝無夜依大神之支配。正其生活。立於世界。毫無所疑懼。浩然之氣。充滿四周。此固堪感謝也。

今也。新得爲日本國民之臺灣人。豈可不詳其建國之歷史。國體之淵源。國民精神之所在乎。吾故曰。臺灣人以最大深甚之注意。須討究此金甌無缺之我國體。及燦爛之日本魂所由來。以了解日本人特有之國家的觀念。及忠君愛國思想之真髓。又不可不養國民的理想。及國民的信仰之要點。敬神尊皇之思念。是實同化之中心也。故凡以君主之放伐禪讓是認。如支那人之思想者。斷乎其不可不排除矣。

第四章 國民性格

臺灣人民。因日本文明政治之結果。雖現其生活上之改善進步。然將來果能達於如何之地位乎。是屬臺灣人將來所關之問題也。此問題第一要解決者。即臺灣人果能與日本同化。養成融合一致之思想感情。得以純然爲日本國民之性格也否。以吾人所見臺灣人民。決非未開野蠻之人民可比。彼自南部支那。即閩粵地方移住之漢民族。爾來與支那本國。交通往來不絕。所謂具有三千年之歷史。舊文明之人民者也。職是之故。假令守舊固陋。乏進步的思想。遲世界文化之大勢。未達日新之學術技藝。以至智識道德。亦皆幼稚。人情風俗。全與日本人之方向異。然扶掖誘導。若得其宜。則其性格能力。隨智德之上進。自可漸受日新文明之感化。將來一變再變。思想感情。何難與日本人合爲一致。臺灣人倘能自知同化之利益幸福。其衷心有希望同化者。決屬無難之事。反之。則臺灣人自甘永爲殖民地之人民。而殖民地之人民。應在特別法制之下。不得與本國民受同等之待遇及同在日本國民

名譽之地位。夫臺灣人豈非富有自尊之心乎。既有此自尊心。則其智德之上進。豈甘卑屈。永爲殖民地之人民乎。其切望與本國民立於同等之地位者。固屬理想所必至也。

夫國家因有同一之思想感情。同等之智識道德。國民之增加。益以致其富強隆盛。殆屬自明之理。然殖民地人民。真能同化本國。完成其融合統一。則其當然之結果。無論足以增加本國之勢力。卽殖民地人民。亦得浴國家富強隆盛之恩波。以增進其幸福。要之。殖民地人民之同化本國。不但爲國家所必要。凡屬殖民地人民之進步。卽其幸福所關。亦不得不視爲必要也。顧臺灣之政治。雖行同化之方針。然其同化的政治。第就臺灣人現在之稟性、能力、習慣、適應之程度行之。蓋彼有特殊之風俗、人情、趣味、好尚。若急激以破壞之。反損減臺灣人現在之幸福。政府不出此舉。特以民事商事等。臺灣人之私權所關。若無違背公正人道者。則概重臺灣人之舊慣。以舊慣爲根本。惟就不破壞舊慣之

程度。施行文明政治。故政府特設舊慣調查機關。慎密調查。以供裁判及立法行政之資料也。

如辮髮纏足。全任其自由。對阿片之害。則採漸禁主義。抑阿片吸食。爲衛生之勁敵。蔓延傳播。最易耗國民之精力。其害毒誠不可測也。日本國法。素所嚴禁。而對臺灣人之有煙癮者。則設特許吸食之制。其主旨雖出於救濟病者。然亦足以見政府對臺灣有寬大之政治也。

夫今日之文明政治。其目的在文化之普及。社會之開進。此二者。即視其人民之智識及道德之向上何如耳。臺灣統治之要點。不外在人民之智識道德之上進而已矣。然欲期其智德之上進。不可無左記二大要件。

一以殖民地人民現在之智德程度爲基礎。而施以適應之教化。然不可無順序。而期其過激進步。

二須期其可與本國同化之智德向上。卽以本國之國民性格爲標準。

漸次以改造殖民地人民之性格。

要之。殖民地人民。欲其普及文化者。決不可出過激之手段。又不可忘同化之精神。與同化之目的。觀臺灣統治之實際如何。惟具此二大要件。實爲臺灣人民最幸福。而得生長發達也。臺灣統治成功之主因。要在著實穩健之政策。卽對人民寬大。而不失之散漫。就人民現在之生活狀態爲基礎。以期將來之進步。此豈非臺灣人民。須體會政治之眞精神。所當感謝其幸福也哉。

雖然。臺灣人民。倘狃於如此寬大之政治。徒墨守其舊慣。決不能向上進步。決不能與本國同化。政府寬大政治。重臺灣人之舊慣。原非欲永保不適日新文明之慣習者。蓋恐急於改革。或致招人民之疾苦。起危懼之煩念。故暫容其舊慣。從人民之便宜。然後暫次以舉改善矯弊之實。臺灣人務須自進。以順世界文明潮流。凡生活上無益有害之特殊習慣者。斷然撤廢之。得與日本人調和融合。養成合理的習慣。以舉同

化之實。是則所以報日本寬大政治之道也。

今臺灣人民。依日本寬大之德政。立於世界殖民地人民中最幸福之地位境遇。臺灣人須自覺其德政之結果。社會之治平繁榮及利便。如何以導臺人之幸福乎。臺灣人若不甘爲殖民地人民。更欲進與日本同化。占內地人同等之地步。享受同一之利益幸福者。尙要一層之奮勵努力。無分富貴貧賤。衆庶一心。以鼓吹革新風氣。並自破迷信之舊弊端。而養成合理之新習慣。此固吾人已反覆切言之矣。

夫易俗移風。事非容易。況日本與臺灣。兩民族之風俗習慣及性格。各異其趣。而欲使之同化融合。更屬至難之事。豈一朝一夕。所能望其成乎。然同在一主權之下。此民族鑑彼民族之優越。見賢思齊。是則是倣。當亦無難之事也。故今日欲舉同化之實。一面須自覺文明程度甚低之殖民地人民。早晚當與優越之本國人同化。又一面對有高度文明。昌榮社會。人々享受利益幸福甚大之本國人。而起其欣羨敬慕。不甘

自安爲殖民地人民之現狀。思欲與本國同化者。實爲最捷徑。然則臺灣人同化之第一步。其在奮發自新歟。不自安爲殖民地人民者。其在進步之思想歟。臺灣人不欲上進則已。如欲進與本國同化。冀得日本臣民之分限者。要惟抱此進步思想。則其他可以迎刃而解也。

破除陋習僻見。化爲文明。則所以順應世界之大勢也。非然者。自不得角逐於世界之競爭場裏。必陷於悲慘滅亡。五十年前。日本人破鎖國之夢。奮然躍起。以唱革政維新。勇往直前。一洗舊時之陋習。基天地之公道。採用日新之學術。汲汲然不敢落於世界大勢之後。故能致今日隆盛之運。稽其由來。實在此維新之猛志勇斷。奮發自新而已矣。臺灣人須鑑此眼前著明之歷史。知所欽式爲要。近者報紙。嘗報道關於本島人風俗之變遷曰。本島自改隸以來。隨社會上經濟上之變遷。其風俗習慣。次第推移者已不少。茲摘錄其重要如左。

辮髮 辮髮爲滿清之弊習。今已一般曉悟。中年老耄以下之輩。莫不

切望剪髮之機會。今剪髮所關。徵之多數者之意見。全島風行。或在一廳下同時實施。或各自隨意除去。且因剪髮。而衣服之改裝及其費用。亦斷行而不躊躇者。蓋自臺北倡設斷髮會以來。各地之響應。已達至十數萬人之多。時務所推。風氣自變。誠屬可喜之現象也。現在公學校生徒。若達蓄髮之年齡。則不蓄髮者。漸次增加。百人中約有四十人內外之散髮。

衣服 從來寬濶之衫褲。今已變爲狹窄。與洋服大同而小異。其著陸軍式之外套者。益見增加。至於詰襟洋服。烏打帽。又爲中流青年家所喜用。或臺灣服用白襟者。好束身衫袴套者。或以日本製之縞綿麗孺瓦斯織等。調製衣服者。及用日本式之脚絆襪等。亦漸有增加之勢。日常品 愛用玻璃盃類。手巾類。手提皮包。齒粉。齒拭等。如日本式之茶器。寒村僻地。到處皆是。至於木屐草履。又爲中流以下之社會所常用之物。其在中流以上之青年。則用洋靴者居多。

飲食物 殆與從來無異。然日本製之醬油。日本酒。麥酒等。其需要漸次增加。又如卷煙草。則無論貴賤。亦皆嗜好。

纏足 從來女子。每至六七歲。皆行纏足。其惡習至今尙未全改。然近頃隨男子剪辮之風潮所激動。其女子解纏之機。亦已漸啓。目下臺南北設會鼓舞者。已勃然興起。經過纏足期之女子。每百人天然足者。約有四十名之多。

迷信 宗教的迷信。已有逐漸減少之勢。從來本島人。凡有疾病。祈神禱佛。或投多額之費用。舉行祭典。以期其平癒。此風至今已漸除。罹病者不祈諸神佛。又少行祭典。從事醫藥者漸次增加。且信用洋法醫亦比漢法醫居多。

祭典 從來祭典之時。極爲盛舉。品物具備。百戲雜陳。所費誠屬不少。近來祭典之費用。僅存其儀式。至於浮費。概行節約。卽以其節約之金額寄附教育費。或充爲公共事業之費用。亦屬可喜之現象也。

賭博 賭博及類此之遊戲。到處盛行。殊在正月中。無老無少。皆以此種遊戲送日。神爲之奪。魂爲之移。勤勉職業者極少。甚至耽溺。廢寢忘餐。致多有蕩產亡身者。此等惡風。自我警察行政之周到。一般社會。遂變其面目。故惡習現已絕迹。

家屋 住居家屋之設備。前爲防盜。今已變爲衛生美術。蓋在改隸以前各處強盜。有不可侮之勢力。故不得不作堅牢之門戶。以爲防備。其門扉。厚至二三寸。當要之處。則設復扉。以立木橫木五六本爲後盾。窗亦僅開小穴。其稍大者。則窗口用磚石爲支柱。專防盜賊闖入。今強盜已滅迹銷聲。全島到處。皆可高臥安眠。雖夜門不閉。亦無防也。故家屋之設備。現已改其趣。卽易防盜。而爲衛生美術。其門窗概改造高大。光線透射。或用玻璃窗。或施以空氣流通之設備。或擴張其寢室。安排疊席。效日本式之座敷者。漸次有增加之勢。

新慣習之發生 本島在清國領土之時代。訴訟勝敗。全視賄賂之多

寡。遂成爲習慣。迨歸帝國領土。設舊慣調查會。以調查土俗民風。設法院。以公平審判。人民之爭訟。至統一其舊慣。同時發布種種之法令。及判決例。亦漸次增加。結果臺人因得脫去三百年來專制治下之陋習。而爲漸次完備法之生活。新慣發生。由此而起。又內地人與本島人接觸頻繁。亦屬新慣發生之一原因也。本島從來之舊慣。蓄妾典婢之契約。原爲有効。因判決例打破之。今更全然無効。且自戶口規則發布後。賣子字之形式已變爲養子緣組。其從來所作證書。須立在场人爲中人。知見人等辦法。未免近於煩瑣。自與內地人接觸後。今已變與內地人同樣書式。惟就權利者義務者之間。便可作成證書。他如銀行之取引等。咸知手形之便益。本島人至有發行手形者。其數不遑枚舉。是等事實。可喜爲矯風同化之兆候也。風俗之改變。促精神之一新。固大有效果。日本明治維新之際。遵廣求智識於世界之勅語。精神上爲之革新。並斷然改男子帶刀結髮之風。以裨補社會之進步。臺灣人改

隸以來。經十有餘載。而辮髮纏足之陋習。至今尙未全改。比之日本一朝。猛斷。殆不可同日而語也。臺灣人不知辮髮纏足之不便者。是無智也。知之而不改。是無勇也。無智無勇。而欲立於今日競爭場裏。不亦難哉。吾人聊呈苦言以勸之曰。君等何必重視支那舊文明之遺物。而輕視日本之文明乎。雖辮髮纏足二三之習慣。經有漸改。然概屬枝葉之事。吾人所深望者。則在根本的覺醒自新。改造不隨日新文明之性格爲最要。試舉琉球而言之。

琉球卽今之沖繩縣。永爲日本之藩屬。雖稱日本國民。其浴皇澤。始在明治維新之後。然其教育。今已普及。凡小學校。中學校。特殊專門學校等。到處林立。毫與內地無異。且留學內地者亦甚多。人民智德之向上。人文之進步。大有可驚。彼等全然與日本同化。能理解日本人之精神。養成日本人之性格。風氣偶轉。面目一新。然不僅新沖繩縣之面目已也。其外出爲官吏教員實業家。到處有聲。比之內地人。而毫無遜色。

蓋沖繩縣人。富於公共之精神。自治之觀念。如地方自治行政。亦最圓滿。且遵國法重義務。租稅早完。絕不見有滯納者。其成績冠於全國。至於教育衛生道路橋梁等。關於公共之事。自能盡力以行。不待官司之督勵。此公共心之厚。雖在內地。吾見亦罕。況區々一小部落之人民。而乃有如斯現象。豈可不大書而特書也哉。臺灣人每見在臺之沖繩縣人。嘗有輕賤之。殊不知彼爲堂々日本國民。臺人不得不立彼之下風。臺人若到沖繩。親視察其制度文物。與富於公共的自治之精神之人民相接觸。以尋討其成功之由來者。自可恍然悟矣。

性格修養之標準

臺灣人民。果能發奮自新。打破舊來之迷夢。排除弊陋。實心尊敬日本人。識認其優越之人格。而起同化融合之思念者。須咀嚼玩味日本人之特性所長。尋其由來。以爲根本的修養。

日本人上下一般。富於忠君愛國之思想感情。冠絕萬國。卽淵源於特

殊獨步之國體。能養此日本人特有之忠君愛國思想。實屬同化之真髓。倘無此愛國心。雖其他性格。悉與日本人一致。何異於畫龍而不點睛。故究研日本人之所長。須就愛國心之特色。溯其淵源爲要。此已於第三章說明。茲不具論。而此愛國心以外。認明日本人之特性所長。其要修養者有三。

一 尙武勇敢之氣象。

二 潔白優美之品性。

三 光明快活之風趣。

一 尙武勇敢

古來日本人富於進取的尙武勇敢之氣象。其士人的性格。亦大發達。誠可認爲日本人之美點。故古來以人中之武士。對稱花中之櫻。櫻花爲花中之名花。武士則比此櫻花。而爲人中之花。殊令人嘆美不置。是武士不但在農工商之上位。其一面勇敢。見死不怖。忠義之念。充於全

身。眼中絕無一點私利私慾。一面富於愛惜慈仁之溫情。而不失之強暴。貴名節。篤情義。卽剛勇加以優美之愛性。而不偏於殺伐。用能成其外柔內剛。高尚婉美。可慕之性格。其赴人之急難。所謂義俠者。亦由此性格而來也。蓋其志在進取。不關成敗。富於尙武勇敢之氣象。固足以誇爲日本人之所長。

進取的尙武勇敢之氣象。爲國民最可貴之性格。而支那人則乏此。日本人據最近日清日露二大戰役而觀。其武士的精神勇敢之優越。可以證明矣。此性格不但可用於軍事。在平時亦屬最必要。大抵人々之流於遊惰。奔於虛榮。以致人格之墮落者。無非由此性格之缺乏。支那人上下交征利。耽溺於經濟思想。而薄弱其尙武勇敢之氣象。故其國土之大。民衆之多。雖居然一大國。而更不得與列強並立者。夫經濟能力。固屬人生所必要。然其精神。常有因此而消耗者。欲防此墮落重財念頭。不可無尙武勇敢之氣象。

日本人尙武勇敢之氣象。卽其士人性格之本色。彼在平時。最發揮其效用。常以皇室爲中心。保護社會尊嚴之秩序綱紀者。皆此士人性格之所賜也。時或富豪流於驕奢淫靡。或權貴不顧倨傲暴戾。以至奸猾之徒。弄其譎智。逞不良之私慾等。彼之鋒芒一閃。奸膽忽寒。足以禁遏其邪念。且其雄壯活潑之氣。常漲溢於社會。苟遇社會有不正不義之缺陷。直出其彈力以補充之。俾社會人心。得維持於中正。而不致腐敗墮落者。考其本源。無非由國民尙武勇敢。有士人之性格存於其間也。

尙武勇敢之品性。其平素行爲。概出於進取之氣。不但不敢趑趄逡巡。一朝有事。急公忘私。其義俠心。固有不可遏者。遇有非理。則能爲先鋒。以促其反省。卽所謂愛國心。亦因此尙武勇敢而益熱。觀此則知古來日本人。富於忠勇氣象。豈偶然哉。

臺灣人欲發奮自新。打破迷信。矯正弊習。貴有尙武勇敢之氣象。明治

維新鴻業。其原因乃出此勇敢進取之士人性格。臺人鑒此歷史。務宜師事日本人。努力養成其性格。蓋與日本人同化。惟自行鼓吹革新爲最便。且可防止人民之徒狃於泰平。流於安逸之弊。然則臺人可不大有所奮發也歟。

二 潔白優美

日本國土。古稱瑞穗國。蜿蜒南北。其勢頗長。東接淼々之太平洋。朝暉拱照。氣候溫和。山水秀麗。風光明媚。且有玲瓏端嚴之富嶽。千秋高聳。陽春四月。又有萬朶爛熳之櫻花。如此鍾靈毓秀之天地。其生斯長斯之日本人。具有高潔氣宇。又豈偶然哉。

顧日本人之志。願爲玉碎。不爲瓦全。是其性格。能與秀麗自然之美。同其一致也。試譬之花。固不類梅花之粘着枝頭。椿花之墮落地上。其風姿之美。恰如爛熳櫻花之翩々。隨風飛散。觀於勇士之重名節。討死戰場。視爲榮譽。亦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日本人淡利慾。重廉潔。卽由此高尙玉碎之品性而來。其天真爛熳。真情流露。不疑人。不文過。性情之美。常殺身以成仁。雖至貧乏無智之下民。亦尙有此美點。

日本人因精神之潔白。其身體可以勿論。凡屬衣食住。亦莫不愛清淨潔白。卽愛瀟灑潔白。比之華美濃厚爲尤甚。故日本人遂得潔癖之稱。然其愛好潔白。不僅在外面之物質。而在內面之精神。此精神的潔白。是由皇室及臣民之祖先。能除去心之污濁垢穢。以至誠事神。數千年來遺傳習慣之結果也。

所謂心之潔白者何。不蔽私利物慾。正心至誠是已。凡忠君愛國。信義孝悌。有道德者。其源皆發於至誠。而至誠之發動。當以對神有敬虔之心爲最。蓋事神之道。惟此至誠。非至誠則不能通於神。日本之神道。敬神古俗。其心之潔白。本乎至誠。固不拘泥於繁雜儀禮。馴致上下。皆有潔白性情。所以能成國民性格之特質也。

此潔白又與優美相反映。心之潔白。卽美其精神也。美其精神。始能美化天地自然。若心有不潔。存私利私慾之念。雖見天地之自然。不得窺其眞美點。卽秀麗山水。亦不能映諸眼裏。故心之潔白。能美化自然。而自然美更加心之美。以互相映發。

要之日本人通有之高潔優美之品性。固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乃自祖先以來。心之潔白。卽以至誠爲敬神尊皇之本旨。而在平素士人間。又砥礪玉碎的名節。並由日常接觸之自然美。而薰化之。故屬反對性之臺灣人。模仿其性格。雖不可遽期其同化。然能玩味日本人秀絕之美點。究其淵源所由來。亦可得其感染也。

三光明快活

日本人富於進取勇敢之氣象。不守舊頑固。不趑趄逡巡。又因有玉碎潔白之性情。不好陰蔽詐謀。此二性格自然之結果。卽成爲特殊之性格。所謂光明快活。有洒脫之風。投清明而棄暗晦。恬淡乏執着。尙眞率

不好虛浮。貴直情則猜疑之念薄。愛自然則粉飾之事稀。簡樸和平。絕無殘酷。且其活動敏捷。不耽思索。臨事則酬應自在。雖遇如何難事。不致流於煩悶悒懊沈鬱之境。大有絕處逢生。履險如夷之機智。天真活潑。常帶樂觀。是處世最可賞揚。最可矜式之性格也。

或謂此性格。輕浮淺薄。而乏含蓄。臨大事不堪深沉遠謀。此言殊誤矣。夫日本人有此性格。雖一見如淺薄。其實則不然。蓋著眼切實。能得其正鵠。吸收精華。又善捉定樞紐。其誠實熱心。直往邁進之氣概。無論如何事物。皆能體會入微。達其極致妙處。不究至蘊奧則不休。一面採長補短。能容能化。積功蘊蓄。遂得以成其大功。

要之。在他人見爲大事難件。應當如何苦慮。而在我處之。則視爲尋常平易。可以樂觀厥成。蓋成敗利鈍。不足以分其念頭。不過惟盡心力而爲之。自然任運。以達其成功耳。

快活而不執著。故雖屬戰敵。一朝和解。意思疏通。而絕無疑慮。且不念

舊惡。視爲親交益友。自古以來。凡遇敵人。概處以寬大。曾不待以殘忍。酷薄。亦此性格所由起也。至於遇臺灣新附之民。則又極寬容。認舊慣。善導文明。又豈非此性格之所致乎。

不爲物所凝滯。而與世推移。能達觀前途。順應現在之進運。亦由此快活性而來。君子豹變。去惡弊遷美善。應酬自在。無入而不自得者。其此品性之謂也。日本人應酬自在。易於遷善進化。富有君子之豹變性。試觀其破鎖國之夢。只不過五十年。能脫却固陋之舊弊。吸收泰西文明之精華。以至日新學術。無不善爲應用。今在東洋。居然爲龍蟠虎踞之雄國。豈不可證明也哉。

支那人之性格則反是。固執不通。萬事保守。而乏變化性。雖明知害毒惡弊。亦甘守舊慣古俗。而吝於改革者。就此以觀。縱令比日本先接觸泰西之文明。彼亦不能應用之。故釀成數次之國難。至今尙不肯順世界大勢。其被西人之侮蔑嗤笑。不亦宜乎。

本島人有健訟之弊風。固由強於利己心。雖在親族之間。其怨不容易解。此皆其性情頑固執拗。而不快活之所致也。

本島人宜斥支那人之固陋偏僻執拗之性格。改弊遷善。順應四圍之境遇。常存進步發展。修養日本人快活之性格。

修養日本人之所長。如上三特性。出以至誠。加有深厚熱烈之愛國心。與日本人相髣髴。自可爲近於同化之實。本島人其勉諸。

第五章

真理正道

禍福無門。由人自召。善可以招福。惡可以招禍。此理之當然也。宇宙間之大法。天則。因果報應之正確。毫無可疑。而此因果理法。隨近世科學之進步。益可以證而明。日本新文明之宣傳者。福澤翁嘗曰。『一切萬物之動。皆有原因結果之照應。吾人耳目所及。如蒔豆種。必生豆苗。結豆實。施肥料。必善生長。而多收穫。怠培養。絕雨露。必致枯死。人之身體。

若滋養攝生得宜。便可無病。反之。必得病苦。瞬間之失誤。而受梅毒者。其禍必及於子孫。人爲之苦。國爲之損。肉眼不見之微細黴菌。能致吐瀉、赤痢、腸窒扶斯。流行滿地。斃幾千萬人之性命。其勢力與星々之火。灰燼大都會者何以異。諺云。蟻穴雖小。可潰千里之堤。蓋在重要之部分。若有一點之蟻穴。雖至些細。可爲河水浸入之原因。不能保其不潰壞。至於一滴之水。一粒之砂。一毛一羽。一塵一埃之微。其物質若有不可消滅之天則。則其働亦不可空。此不可空者。卽爲其原動力也。因此原動力。遂生出第二之結果。更就其結果爲原因。而生第三之結果。推至第四第五。千轉萬回。無有際限。其照應之正確。則不能絲毫瞞人。有形界既如斯。卽在無形界之人事。亦無不同。夫人之一言一行。不但能爲他人禍福之原因。轉以釀成自身之禍福者亦不少。吾嘗聞他人之一言。而爲畢生之警。慕某氏之德行。而爲修身之鑑。以此安身立命之談。固無甚見珍於世。蓋此等之事情。其關係處。極爲複雜。殊難明指其

因果之道。然人之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其微妙之處。足以證其原因。結果之有不可爭者。更進一步而言之。爲惡者必罹禍。行善者必享福。善惡禍福。兩々相對。則盜跖應誅夷。顏淵應得壽。無如浮世之中。往々有齟齬之事。意外反對。亦時所不能免。蓋天道廣大。人羣智淺。大機關之運動。固非人智所能測。惟就現於實際。觸之耳目。徵其事跡。則因果報應之真實無妄。有形無形。到底皆同其一轍。而不可瞞著者。此殊有足信也。故言行務宜避惡從善。上可以報先人辛苦經營之功。下可爲後世子孫開文明進步之緒。』夫因果理法。通於有形無形。物界心界之一切。而爲宇宙間之大法真理。吾人試在清靜之池中。投以一石。忽見波紋疊出。不容易滅。投小石則生小波。投大石則生大波。同時投大石小石。則同時生大波小波。其小波雖隱沒於大波中。不得見。決非不生小波。若再投以無數之大石小石。則大波小波。雜然而生。波紋錯綜。雖不得辨別甲乙。其間因果歷然。一絲不亂。人事之錯雜。亦猶是耳。第以

人之智識有限。豈能體達宇宙無窮之大法。而爲之闡微究精之者乎。然愚人之見淺。肉眼所不能視。每忽之而不顧。其間有善者夭。惡者壽。義者貧。不義者富。遂嗟歎天道憤憤。蔑視因果之理法。孰知人智所不及之處。固有無數之因果。互相照應。語云。爲善必昌。不昌。祖宗必有餘殃。殃盡必昌。爲惡必滅。不滅。祖宗必有餘德。德盡必滅。善惡到頭終有報。只差來早與來遲。前因後果。理固昭然。若以自己之淺見無識。漫議因果之是非。恰如以管窺天。而曰天小。豈理也哉。

夫聖人畏天敬天。卽因果報應顯著。有如響之應聲。絲毫不可欺瞞。森嚴不可冒犯。敬之畏之。蓋以真理之威嚴故也。庸人不察乎此。動卽蔑視因果。違背大法。以致沈淪苦海。自招滅亡。殊可憫也。

人生幸福之真因正道。在誠實勤勉。若不修此真因。履此正道。是顯背因果真理。自不得求其幸福也。或因不正不義。而得一時之名利。固不可謂之真幸福。蓋不久自招禍患。陷於苦境。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其斯之謂歟。

故人能尊信宇宙之大法。因果之真理。由誠實勤勉之正道。以求富貴榮達者。則其社會必永昌。反之輕蔑因果理法。不踐履誠實勤勉之正道。或妄祈福於神佛。以冀僥倖萬一者。則不能見繁榮發達。其社會國家。亦必歸於衰頹滅亡。

古來聖賢之教。同出一轍。反覆切言。皆以正道。不可不遵由。我國廣行之報德教。即近世偉人。二宮尊德翁所唱道。其旨以簡明平易切實爲主。不談高遠之理。期在實踐實効。而其要處。亦不外獎勵此誠實勤勉之正道。翁曰。『我道惟至誠及實行而已。鳥獸蟲魚草木皆可及。況於人乎。故才智辯舌不足重。才智辯舌。雖可說人。不可說鳥獸草木。鳥獸有心。雖或可欺。而不可欺於草木。夫我道惟至誠及實行。無論米麥蔬菜瓜茄。以至蘭菊。皆可使之繁榮。假令智謀凌孔明。辯舌勝蘇張。決不能以其智謀辯舌。而可使草木自榮者。故才智辯舌不足重。惟重至誠

及實行可也。古語云。至誠如神。若謂之至誠卽神。亦無不可。人生有智。有學。非至誠及實行。可知其不能成功也。朝夕思善。而不爲善事。不可謂之善人。晝夜思惡。而不爲惡事。不可謂之惡人。故人與其以餘暇。修悟道治人之業。寧躬行小善爲重。蓋善心偶生。務宜速表諸事業。有親者。須敬養其親。有子弟者。須教育其子弟。見飢人思哀。須速與之食。爲惡事知過。須當勿憚改。見飢人而不與之食者。無功。知有過而不速改者。無志。故我道重在實地實行。譬如欲求「菜蟲」之小者。而不可得。種菜則不求而自生。欲求子子之小者。而不可得。貯水於桶而置之。則不求而自至。欲集蠅於此席。而不得集。雖捕來亦皆飛去。然惟置飯粒。則不召而自集。能辨此理。勉勵實地實行則可矣。』

翁之至誠實行。卽以誠實勤勉。求幸福之正道也。所謂至誠者。大有關係於敬神。夫以天地之悠久。宇宙之廣大。萬物之繁榮。比之自己之微小劣弱寂寞。有不足之感。於是捧赤心至誠。以求神之冥助。其對神也。

無論何人。皆不敢以虛偽粉飾。加之其祈神求神。除以至誠而外。必不可不遵真理正道。

因果報應。天地間之真理。宇宙之大法也。雖如何之神。不得破此真理大法。背因果之理法。則福無自而至。故勤勞者。是得福惟一之正道也。若不勤勞而生怠惰。妄行祈神求福。何効之有。

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不受媚。不受非禮。正神始能守護吾人。並保護吾人之至誠。增益吾人之精神。以使得其安心及幸福。

人以至誠始通神。神即感應人之正心誠意。故人服神之威嚴。不覺流露其至誠。是則神也者。能喚起人之至誠。而增益之也。神之與吾人之真功德。惟助長此至誠而已。敬神者。是敬我心之正也。不由正道。而以福祈神。是增長其心之邪惡也。

夫人雖存正善之心。而爲人力所限。殊難期其圓滿。況人生多阻得。或逢難沮喪。或遭誘惑。而不免於迷溺之者乎。人既有此弱點。故必捧赤

誠。仰神力之加護冥助。以期達其目的者。此一箇赤誠。卽爲振作人心之萎靡。激勵精神。勇往邁進。不迷岐路。以使事業成功之一原動力也。赤誠與神力。原無二致。赤誠卽神力。神力卽赤誠。若夫邪心邪業。不由正道。求福於神。是爲小人之常態。雖其情有可憫。終屬何益。不過偶以增長其邪念而已矣。

不修善因。而求好果。不養根本。而望果實之美。是背正理。而冀僥倖於萬一也。人心日趨於險惡。傾於廢墮。善風美俗。掃地盡矣。可不哀哉。故人務須尊信因果之真理。使歸至誠勤勞之正道。方不失風教根本。或蔑視真理正道。以邪心邪慾。求其降福。以非行陰謀。祈其成功。如此非理不正之祈願。神若聽納而助之者。是邪神也。妖神也。妖邪之神。常壞人生之幸福。害社會之安寧。不可不速行驅逐。古來邪神妖神。魍魎魍魎之類。每逞威以蠱惑民心。此等所現出之謠言浮語。必其人對真理正道。全無信念。意氣銷沈。怨嗟之聲。充於道路。若夫天子聖明。德澤

普及。民情疏通。各安其堵。而樂文明之治者。則其人民有希望。有正信。有活潑之生氣。以不屈不撓。衝天之勢。而爲積極的活動。雖邪神妖神。以至魑魅魍魎。亦無間隙之可乘。終必歸於銷聲滅影而後已。要之。人心善則善神來。惡則惡神現。故曰惟至誠以敬神。蹈正而勿懼。

本島到處。路傍小祠。常見匾額或紅綵。書有求必應等字。本島人之利己心。於此可見。夫信神之功德。神之加護冥助。惟在自己一心之正否。固不關於求與不求。善神者何。聽納背正道。而爲非理之祈求願望者。人能誠意正心。勵善行。履正道。雖不祈願。而神自能加護冥助。是卽天道無私。惟德是輔之謂也。人既以至誠對神。應受神之加護。臨事排萬難。千挫不屈。善忍耐而勇氣生。必可以奏遠大之功。故曰對神有至誠信念。實人生之至寶也。豈可妄行祈神之事乎。

明治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日本海之戰捷。可以明示吾人因果之真理。及對神至誠信念之實用。而與吾人以事實的一大教訓也。茲就

秋山海軍大佐所說明。關於戰捷之真原因。亦足以證之。曰『日本海大海戰之結果。誠屬偉大。敵軍有大小約四十隻之波羅的艦隊。或擊沈。或捕獲。或擱坐自滅。殆歸於全沒之勢。僅有二三小艦。向麻尼拉及浦潮逃去。而我軍所失。不過水雷艇三隻而已。當我等參加戰鬪之始。自料欲擊滅敵軍。我艦艇應失三分之一。乃不圖意外好況。竟至於斯也。此一役也。實爲古今東西戰史。不見比類之大勝利。此勝利寧稱爲不可思議之奇蹟。較爲適當焉。夫此大戰爭。得以收其成效者。其戰勝之原因。固有不可名狀。要亦由於皇威神德之所致也。東鄉大將。日本海々戰。戰報末亦明述其事曰。

聯合艦隊。得制如此之奇勝。一由大元帥陛下御稜威之所致。固非人力所能爲。我軍死傷寡少。則依歷代神靈呵護。故能向敵勇進敢鬪。麾下將卒。見此成功。惟有感激之極。不知所云。

此戰勝實屬神功。而非人力。不解神國之所以爲神國。不覺皇威皇德

之爲如何者。或讀此報告。有思爲一片之形式的文字。亦未可知。第以眞摯率直。如東鄉大將之爲人。其報告大本營。諒不敢不誠心誠意。因有此大信念。而蒙天佑神助。畢竟非人爲。而能得大奇勝。固可以測而知耳。然天佑自助。而人若不盡人爲。必不能應天命。此又理所必然也。茲就人爲的原因而論。人各有所見。或謂敵之戰術戰略拙劣。或謂我軍武器及砲術之優秀。然據余所見。此等雖有些細之原因。然全軍協同動作。海戰終始。完全實行。則屬戰勝人爲的。一大原因也。夫軍隊須協同一致。固不待言。要在全軍一心。對擊滅敵艦隊之一大目的。同心戮力。各應其本分而後已。若各隊各員。意志不同。行動有異。則屬烏合之衆。安能各發揮其絕倫之能力。而見此大成功乎。觀於日本海々戰終始之實跡。自假巡洋艦信濃丸。發見敵艦。以至最終捕獲敵將。各艦隊莫不抖擻精神。互相協力。當哨艦發見敵軍。巡洋艦遂尾其後。使敵不得逃避。而主戰艦隊。乃攻擊之。其第一戰隊。適當敵之正面。第二戰

隊。即擊其側面。晝戰既終。易以驅逐隊水雷艇隊。開夜戰。續行攻擊。無稍懈怠。幾不辨何者最極力。何者建奇勳。惟各盡其分之所能爲耳。正如古兵家。所謂無智名無勇功。而有善戰者。要不外以全體之力。自然歸於勝利。固別無珍奇事蹟。可爲軍談材料。俾俗耳之所樂聞焉。然惟個々無此赫々之功績者。正所以見日本海海戰之真價也。蓋全軍將卒。只此一心。各盡其本分協力奮鬪而已耳。更就此原因而推之。一由於大元帥陛下之御稜威。以致全軍將卒。皆以皇上一人之聖心爲心。而合全軍爲一氣者。倘無大元帥陛下統率在上。雖有東鄉大將。與數萬之勇將猛卒。亦不能使全軍如一身。同心協力。以至於此也。由是觀之。可知戰勝之一大主因。實全歸於大元帥陛下一人之威德。日本臣民。惟信仰我皇德。託庇我皇威。不過盡其分之所能爲而已矣。』

戰捷之原因。實出神力。而非人爲也。此時吸收此大神力。使之顯現。決

非偶然而發。蓋以至誠盡其全力之結果也。神力亦決非偶然而來。我能發其至誠。獻身努力。始得見其顯應。而大艦隊之行動。能爲協力一致之大作用。畢竟由於軍人個々之至誠。以大元帥陛下爲標的。全力畢注之結果也。然則至誠所發之努力。自能喚起一種之神力。誠可感神。理固當然。毫無足怪者。

人民富於投機之射倖心。不重真理正道。深望賭博富籤。一攫千金之輸贏。得以僥倖於萬一。勤勉精勵之氣。渙然散矣。因而人心弛廢。實業萎靡。浮浪之徒。跋扈市井。故賭博及富籤之賣買。爲我國法所嚴禁。而本島人則又甚好。私犯禁。逞嗜欲。其弊風至今尙不衰。是一可以證本島人利己心之強烈。一可以證信念真理正道之薄弱。豈不可慨歎也哉。務宜速講弊風刷新之方法。使人々踐履正道之爲要。

夫誠實及勤勞。固屬同根一體。人必內有誠實之心。而外乃能勤勉勞作。且欲得其永耐勤勞。而不倦怠。非有誠實之心亦不能。而此勤勞之

人。其地位境遇。各隨其分。原有無數階級之差。茲大別之爲三。

一、圖一身一家之幸福者。

二、救濟他人之不幸。或補助他人之事業者。

三、圖國家公共之利益者

多數下流之人民。急圖一身一家之幸福。常不遑救濟他人。或盡公共之事。中流之人民。爲國民之中堅。品學俱秀。富於上進之思想。而有發展之氣力。除自家幸福以外。能自知其責任。應盡力於他人。盡力於國家公共。勵精努力。以貢獻文明之進步。此屬最可信賴之階級。

上流之人民。其地位名望財產。已在幸福之境遇。固不必勤勞以爲自家幸福。且最有餘力。得以盡於他人。盡於國家公共。然或貪欲愚昧。乏進步之思想。則雖有餘力。可以盡他人。盡國家公共。而不自覺其責任。懶惰放逸。輕蔑下民。自恃財力充盈。對他人屢出殘忍酷薄之舉。轉以流毒社會者。往々有之。倘一國之富豪紳士。有如此惡傾向。不謹慎。不

誠實。對下民而不表同情。妄自尊大。壟斷文明之利澤。激成多數國民之不平。遂致民心怨恨。衝突乖離。則其社會必不能永保平和昌榮之基矣。

抑今文明社會。最浴其恩澤者。上流之富豪也。貧者眼前接文明之利器。而無由利用之。浴其惠者甚薄。況被富者之壓迫。彼等益沈淪於悲慘之境。富者則反是。既得採文明之利器。復可用自己之利益快樂。殆有獨占文明果實之觀。故富者之責任。最宜努力貢獻於社會之公共。文明之進步。

試觀富者。其居住、旅行、交際、業務等。所有郵便、電信、電話、鐵道、舟車、電氣、水道、等文明之利器。皆爲之供用。輕快利便。足以營都會之生活。其衣食住之進步改善。亦殊有可驚者。而貧者則不然。住矮屋。流膏汗。營々役々。終日勞作。尙不得粗衣粗食。其浴文明恩惠之厚薄。何啻霄壤之差。富者須常察此事情。制其自慢心。勿致放恣。對貧者之境遇。則表

其同情。而愛護之。廣盡力於公共。貢獻文明之進步。又不可不使一般均霑其惠澤。

殊如富者有餘力。可盡於公共。而貧者誠實勤勉勞作。尙不能保其自家自身之安全。豈有餘力可盡於他人乎。故富者割其餘力。盡於公共。以報日常所享文明之恩澤。實屬當然之事。觀於米國人。富有活潑進取之氣象。其專圖致富之盛。固爲世人所熟知。其實彼等。究非僅存利己。所得之財。毫不愛惜。能散之社會公共事業。慷慨樂施。殊有可驚者。其磊磊落落之胸懷。吾人實不禁爲之感歎。蓋米國之富豪。因自己勤勉。以成一代之富者甚多。而其財產。悉就自己生存中。投於所好之教育、慈善、學藝、等公共事業。而不欲使子孫。賴祖父之遺產。飽食暖衣。貪圖安逸。卽子孫亦不屑坐享祖父之遺產。必自勵精刻苦。突入激烈之競爭場裏。以開拓功業而後快。如斯米之富豪。其所蓄積。概一擲於社會公共事業而不吝。其精神意氣之壯烈。比世之所謂拜金宗守錢奴。

實有天淵之別。米國社會。所以有活潑之氣。常橫溢於其間也。

然不獨米國已也。英德法等強大文明國之人民。無不皆然。至於近代。更生出特殊之事情。富者不得不盡力於社會公共。其故何也。卽貧富二者之衝突。蓋在近世社會之各方面。自由競爭而後。以致貧富大相懸隔。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沈淪苦境。不能見生活之改善。文明進步。殆與彼等全無干涉。於是富有資本家與貧乏勞働者。互起衝突。勞働者要求增其工資。以圖生活之進步。資本家則抗之。以保持自家之利益。一壓迫以金力。一酬以同盟罷工。兩者確執。不能融和。誠爰近世文明社會所不免之通弊也。

夫稱社會之政策者。卽爲解決此問題而起。元來資本及勞働。爲生產之二大要素。此二者必相待。始能成其富。蓋資本家與勞働者。其利害有相關。資本家若虐待勞働者。則勞働能力。涸竭疲弊。其生產必因之而減退。資本家何由增進其富乎。倘能對勞働者。愛護教育改善其生

活。使增進勞働之能力。即所以養其生產力。養其富源也。然此不但爲勞働者之利益幸福。亦屬資本家永遠之良策。故資本家勞働者。須融合一致。始得期社會之進步。富國之日增。而欲舉此兩者之意思疏通。融合一致之實。則富有資本家。務宜割其餘力。以補多數貧乏勞働者之不足。使彼等得與富者。均霑文明之惠。此謂之社會政策。富者不僅圖自家自身之利益。獨占文明之慶福。一面圖與貧者相調和。盡力於社會公共。貢獻文明之進步。

如斯社會政策之實行。恰如使富者救濟貧者。其實乃爲富者擁護永遠之福利。今富豪自進以任社會政策之實行。必對貧者。具有同情仁心而後可。非然者。畢竟爲保存自家之福利。僅出於所不得已耳。蓋社會政策之實行。貧者所受利益無多。不過僅支持一身一家。其享樂之處。究有幾何。反之。富者能調和勞働者。則必增加其生產。增進其幸福。所得利益。殆不可測。故富者割其一小部分之餘剩。遂大有利於己。即

就自家利害上計之。尤當信爲得策也。然則社會政策之實行。一面爲貧乏勞働者之福音。一面爲富豪資本家。可免勞働者之反目嫉視。在公益美名之下。得以鞏固自家之利益幸福。然當此實行之衝者。則視乎政府及有力者。所執之方法。緩急巧拙。或其社會之事情何如耳。雖所顯之成效不一。要惟調和貧富隔絕二大階級之利益。自可以增長文明進步也。

然一面亦須大加注意。何也。蓋恐貧者流於游惰安逸之危險也。大抵貧者概無教育。迷眼前之利。不知永遠之計。社會政策實行。難保無生出意外之虞。平素因生活困難所迫。不得不時加勤勉。一朝脫此苦境。使彼等所奮發之處。失其刺戟。則必心弛神怠。漸減其精勤。馴致流於遊惰安逸之性。故此政策。須改善憐貧者之生活。而使均沾文明之德澤。並益以導彼等之勤勉。使彼等恥辱徒手遊食。而養成其向上之思想。及好勤勞之美風。勵精刻苦。自進以開拓幸福之境遇。

本島人有理想四海兄弟。一視同仁之孔教。口雖唱急公好義。而不見諸實行。其奉公之精神極薄。畢竟偏於利己主義。個人主義之結果。殊如本島之富豪紳士。往々誇其地位。弄其威福。蔑視下民。獨占文明利益。有怡然自得之意。欲使彼等自知真紳士之責任。以實誠精神。盡於公共。殊非容易。然此豈彼等所以進自家自身幸福。惟一之正道乎。凡熾於自利心者。不可不知所以自利之真理正道。割餘力奉公共。是養自利之根源。棄眼前之小利。卽所以博永遠之大利也。吾人故敢警告於臺灣紳士富豪曰。臺灣今日之進步。全由日本之文明政治而來。固爲人所共信。而浴此文明政治最惠者。莫如君等之上流紳士。然則報此文明恩澤。亦屬君等所宜然。而無可推諉者。故學事、衛生、道路、產業之改善。或矯正社會之弊風。務須從政府方針。翼贊其施設。或以資財。或幹旋獻策。各隨其分。不惜勤勞。以至下民。咸得浴文明之惠。臺灣天地。益見寧靜平和。繁榮發達。則君等之幸福。亦不期而至於盛大安全。

是一舉可以酬文明恩澤。並所以進自家之幸福也。

至仁至慈天皇陛下。本年二月十一日。下貧民施藥救療之聖旨。發內帑金壹百五十萬。賜充其資。國民感泣。奉體聖旨。凡縉紳貴族富豪。皆隨分贖金。其額應達至數千萬圓。豈非聖代之盛事耶。不分貴賤貧富。四民均受其愛撫。此列聖相傳心法。其揆則一。今聖詔一下。貴紳富豪。感奮競起。以期奉副聖旨。抑我國尙不見如泰西諸國。富者壓迫。貧者反抗。貧富二大階級。未至有衝突紛擾之事。聖詔初下。富者不俟貧者之要求。而先施之。特出其調和圓滿之舉。本島紳士。務宜引以爲鑑。察知大勢之所歸。自進奮勵。以努力於一般人民公共之事。

夫因果理法。不可動之真理。天則。而此理法上誠實及勤勞。是實爲得人類幸福惟一之正道也。從此真理。行此正道之人民。自見繁榮發達。不然。則必至於衰頹滅亡。

誠實之所發動。豈但勤勞而已哉。誠實者。衆善之根本也。凡正直、信實、

知足、謹慎、辭讓、謙遜、克己、自制。無不由此而出。日本人之所謂美。固不在外形。而在內情。卽心之潔白無私。玲瓏欺玉。具有錦繡心腸是也。我國演劇。能訴出人情之真。穿透人情之微。令觀者不覺觸其誠實之心。歔歔流涕。不勝感激。若夫無誠實之心。充其利慾之念。不解人情。則雖觀至妙之劇。亦無由而感動。日本人之誠實。富於溫情。豈但忠孝而已乎。卽任俠氣節。彼亦甚愛。心鏡中絕無一點私慾之曇。殺身成仁。所謂待義俠之人。恰無異於忠臣烈士。此在孱弱之婦女。尙且愛之。況血性之男子乎。故演劇講談。概屬挫強扶弱。揚善懲惡。及義烈任俠之事蹟。觀者聽者。神魂爲之飛。血肉爲之動。亦可見日本人獻身的精神之旺盛者矣。支那劇界。概尙華美壯麗。或以奇傳。或以快稱。無足以動人感。激奮起。此其故何哉。蓋觀者多屬薄情厚利。無誠實之心。眞愛義俠氣節。而演者亦遂不欲對觀者。訴其誠實之人情也。

吾人所歎美歷史上之義人烈士。今日見之。雖甚稀。然不過社會必要

上之變形而已。今人一擲萬金。私財不惜。以奉獻於公共之類。則殊有近於義人。惟推獎如此美風。鼓舞國民之志氣。俾向國家公共。以增進其國力。貢獻文明之進步。則所以信因果之真理。踐履人類幸福之正道也。

最後特將誠實。遵奉國民之國憲。國法。規律。約束。使鞏固國民之統合。爲信念之根柢。與夫國力競爭上。可制勝之國民精力根氣之基礎。聊述其所以。

夫有國者。固不可一日無國憲國法。國憲國法。卽統一國民。肇造國家。所以使之發達生長之紀綱也。人有人道。從之守之。制其起居進退之放恣。斥惡勵善。以期智德之上進。故爲國民者。重國憲遵國法。實屬國家生存之第一要件。一日而不可缺也。然此國憲國法。所以能遵守而無違者。卽由其愛國心之旺盛。及能守規矩準繩。而不變不動信念鞏固也。

一面有愛國心。一面從國憲國法。始能鞏固國民之統一。以致國家之隆盛。行政以信臨民。民亦從之以信。國家元氣。自可繁榮發達。如人守日常生活規則。戒暴濫以維持健康。活潑其身體。苟此遵奉之信念不鞏固。則雖國憲國法。完備周全。終屬等之徒法空文。而無裨益。故國民之遵法的精神。即確乎不拔之信念。謂之爲國家生存之命脈。當無不可。

信念所宜重者。僅國憲國法而已哉。守社會之規律。守人羣之約束。亦皆是信念之作用。今當國力競爭劇烈。欲致民族之膨脹。國家之強大。不可不使國民重信。彼此無欺。以鞏固社會之結合。且隨社會發達。人事益形複雜。人々之間。互有約束。爲社會生其規律。固不可不守此約束。不可不從此規律。蓋遵守社會之規律。人羣之約束。互重以信者。即所以鞏固國民之統合也。抑欲致國家之強大。必由其國民統合力之強盛。而國民統合力之強盛。則實由守規律重信遵法之精神旺盛也。

觀國民信念之強弱。可以知國民文化之程度。欺騙反覆。拘眼前之利害。不顧破信敗節之國民者。則其智德淺薄。不堪遠大。行無陰陽。閑居獨處。尙守規律。是爲有公德。足以證其信念之強。陽奉規律。而陰放漫。是爲缺公德。足以知其信念之弱。或監督嚴而勵業務。寬則流於怠惰。或友人昌榮之時。則求其歡心。失敗之時。則乘困厄以苦之。與夫事上阿諛面從。對下專橫暴虐。以外觀有耀。實質粗惡之商品。冀博其奇利者。是皆不重信之結果也。

夫信者社會之調和劑也。人々互相親密之根基也。重信社會之空氣。溫其如春。親和吸引。易於密着。反之。不重信之社會。無和風。溫光之可親。乾燥肅殺。人々無由而親善。甚至互相猜疑。離叛排擠。有按劍相防之概。故國民信念之強弱。直接間接。及於社會一般之損益者殊大。不信實之國民。斷不能致社會之繁榮。國家之強大。

抑社會之進步。文化之發達。要不外國民勤勉努力之結果。而勤勉努

力之基。卽在不休不斷之精根。國民之強弱。社會之盛衰。概由人々精力根氣之大小精粗。此精根在積極的。爲活潑旺盛之進取力。在消極的。爲沈着不動之忍耐力。故精根卽文明之根基。國民強弱之所由分也。國民有此強大精根。無論如何困難壓迫。如何變化激動。皆能忍耐。制終局之勝利。得以期社會永遠之繁榮。所謂國力之競爭者。卽謂之國民精力根氣之競爭。亦無不可。故欲國力競爭制勝。一面須遵守國憲、國法、規律、約束。養其強固國民統合之信念。一面不可不圖精力根氣之強盛。而此信念及精根。其源則皆在誠實。人苟有誠實。則無詐無欺。不變不動。信念因之而益堅。且誠實者。不倦不息。足以永續努力勤勞。與粉飾漸時之勤勞者有異。此所以爲精力之根基也。要之。誠實者。人類幸福之真因。又正道之大本也。凡屬宗教德教。無一不以誠實爲主。然則吾人知誠實之所以可貴者。固不可不努力以存養之。

第六章 結 論

吾人如上所述。欲使臺灣人與日本同化。順應時勢。期其智德之向上。以增進其福利。得爲忠良日本之臣民。

打破多年遵奉之迷信。或變移其風俗習慣。養成新習慣新性格。殊覺爲難。縱令知其弊害。視爲必要改善。又難期其斷行。況在尙古守舊之本島人乎。然則促本島人之覺醒自新。舉日常當行之良規。雖經勸告。使個人發奮猛省。猶不可望其厲行。故特善用保甲。依隣保共同一致之力。俾達必要之目的。此已於第一章述之詳矣。

抑保甲之制。爲自治警察機關。久已行之本島。專任保持地方之安寧。及本島歸日本統治。新政府亦視爲必要。特參酌舊制。新定保甲條例。而施行之。爾來圓滿發達。現出有益實蹟。已爲人々所熟知。今本書所述實行良規爲目的。可助保甲之發達。爰述其所以必要善用。以爲本

書之結論。

保甲者。以安寧地方爲目的。人民自治之團體也。其辨理事務之役員。爲無報酬之名譽職。由保甲內人民公選。

廳參事區長等。本島人之在公職者。皆官選。且受相當之報酬。由人民公選。無報酬之名譽職。本島惟此保甲役員而已。

保甲役員。爲保正甲長。一面指導監督人民。戒其非行。以保持保甲內之治安。一面爲警察官及區長之補助機關。從事公務。其任重。其事務亦頗繁。然出於人民之公選。故保正甲長之當否。有直接人民之責任。又屬無報酬之名譽職。故人民應幫助保正甲長。與以利便。協力以使職務容易辦理。如斯方法。蓋欲使地方人民。任公共之事。達保甲制度直接之目的。並使人民於冥々之裏。養其公共心。以成協同自治之良習慣。

由是觀之。保甲不但任治安之保持。及助公共之事務。依其協同一致

之力。且可矯正人民之迷信弊習。養成善良有益之信仰習慣。以喚起鄰里鄉黨之美風。俾副同化政治之目的者。此目的乃在法制目的以外。善用保甲之方法也。故保正甲長。爲矯風之先驅。爲人民之模範。自宜率先實行如上所述之良規。振作風化。期得舉改良革新之實效。實行進步改善。必待地方人民。協同一致之力。爲保甲之基礎。因就全島所以必要普及而述之。此實行上最必要者。則尤在上流人民之奮勵。

保正甲長。固爲其保甲內之主動者。其當率先實行之衝。自不必論。而資產家名望家。隱然爲其地方重要人物。立於保甲之上。對保正甲長。則不可不指導督勵。協力以助其成。蓋有名望之臺灣人。能自任實踐躬行。示其適切之活模範。比之政府及內地人。以法令言說。指導獎勵。較有効力。

吾人更就本島人精神的同化上。勸告儒教復興。夫儒教之事天敬天。

虔敬之心。卽是至誠。孔聖所教。概本此敬虔至誠。以行仁義忠孝。以敦厚人情。和睦鄉黨親族。以招社會之繁榮。以致國家之強盛。而其源皆發於至誠者。是爲儒教之理想也。日本人取此儒教精髓。使國民性格。融合一致。以大成今日之道德。而本島人所尊崇者。亦在此儒教。兩者之接近於同化。不可謂不便也。故吾人以至誠爲教義之根本。復興儒教精神。在今日之事情。試其適切應用。又爲本島紳士。所當盡力也。夫爲臺灣人民之進步。盡其力。卽爲國家公共盡其力。本島具眼有識之上流紳士。勿徒恃諸內地官民。須自奮發以當其局。互通氣脈。協同一致。啓本島人之愚蒙。解其迷惑。使就正道。更講風教革新之方法。舉其實効。以期報國家之恩遇則可矣。

附記

本書編述後。客秋忽有清國革命之亂勃發。其革命人士所標榜者。在討滿興漢。欲覆滅數百年所臣事之清朝。而施共和之政。脫離少數滿

人之支配。而樹立多數漢人之政府。吾輩考其由來。是固出於古來支那國家之常態。支那民族之本性而已。惟今之滿清朝廷。未聞有暴政。人民要請憲政。則容之。汲汲以爲憲政施行之準備。更望其國會速開。亦無不從。清朝則察於時勢。納人民忠言而不吝。若果有弊政。釐革亦非難事。且其皇室親王貴人。多聰明之人物。不見受人民之怨。而尙不免召革命之亂者。何哉。吾人於是無端想起長髮賊之亂。賊首洪秀全。亘十五年間之久。擁三百萬之衆。奄有支那過半之土地。清朝幾爲之傾覆。當是時。幸有文正公會國藩。蹶起湖南。從事撥亂反正之大業。力挽狂瀾。乾坤再造。其忠誠偉烈。誰不欽仰。蓋公器度高明。識見超邁。爲近代所罕見。真不愧文武兼備之人傑也。至其幕下。亦多俊髦。湖南將士。忠勇無雙。因得以戡定大亂。成中興之偉業者。不亦宜乎。

大亂既定。清朝邦基。安如磐石。何圖僅數十年後。而有革命軍起於武昌之一角乎。數月之間。到處響應。各省獨立。清朝命令。忽不得行。其變

象亦甚矣。然此過激之革命。又出於素所崇拜忠誠曾文正公之湖南人。爲其唱首。殊屬吾人所難解也。觀此事實之如何。吾人能勿俯仰今昔。慨人情之冷熱。時勢之激變。一至於此耶。

然熟思之。固毫不足怪也。在我日本人。雖有奇異之感。而在支那人。則全無可擬議者。蓋支那之國體。王者苟失其統治之權。而他人有優越之實力。足以代之。是屬當然之事也。觀於支那古來之歷史。其昭々之事實。固有可證者。要之。支那人之頭腦。常伏有革命之思想。惟俟乘機而勃發之耳。故吾人須對臺灣人之頭腦。務除去支那人傳來之革命思想。爲最要。本書編述之微意。亦在於茲。今聞清國之革命亂。特附記編末。以促本島人之猛省。

諸君何等之好因緣。而得去支那革命之國。戴萬世一系之帝統。歸屬於世界無比之帝國乎。今對岸有革命之亂。君等之親族故舊。若在彼地。則當難免遭此禍亂。君等今日。得超然立於革命慘劇之局外。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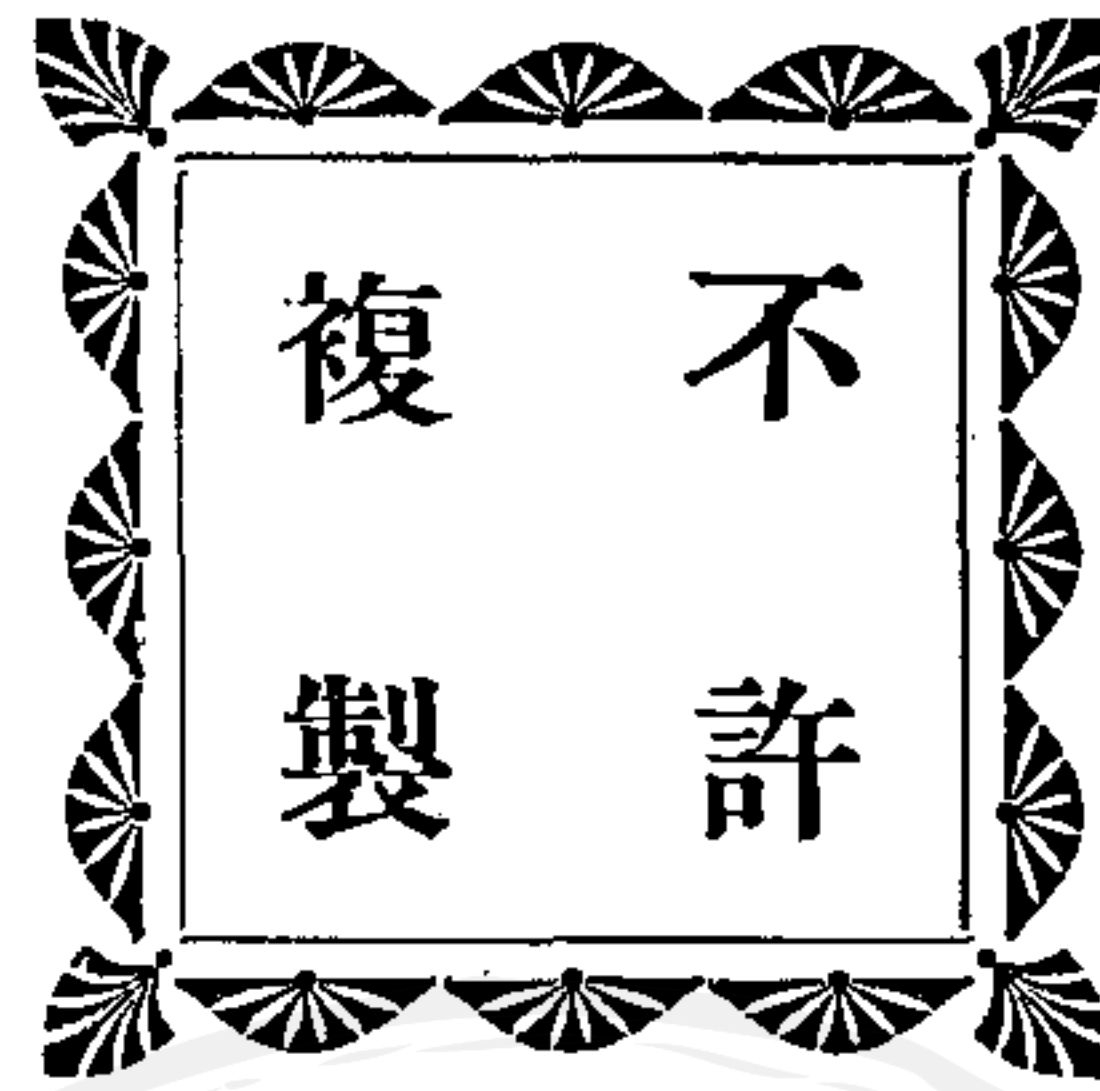
財產獲保安全。嬉遊於化日光天。樂太平之幸福。此豈非歸屬帝國之所賜乎。吾人爲想。十七年前。君等願投歸帝國之好因緣。今際清國之革命亂。特爲君等祝福。

君等已爲帝國之臣民。不可不脫却支那人之舊思想。而研究日本之國體歷史。玩味日本人固有之思想感情。覺醒自新。企爲忠良日本臣民之實。以答帝國之恩賚則可矣。

跋

石部君向嘗宦遊吾邑。爲人溫文爾雅。藹々可親。其於民風土俗。尤能洞察無遺。頃出此書。囑爲翻譯。觀其立論。切要簡明。善調停於同化之間。誠可謂臺灣人上進之福音也。凡我臺人。務宜家置一書。父戒子。兄勉弟。將來一變再變。自可至魯至道。慎勿狃於目前位置。而自畫也。譯旣竣。爰跋數語於後。明治辛亥冬。了庵王石鵬識。

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四日發行
明治四十五年三月一日再版



發賣元

東京市京橋區
疊町十七番地

須原書店

電話京橋一五七五番
振替口座四九六〇番

著作
發行
者兼

臺北城內撫臺街二丁目四十九番戶

石部定

發行
者兼

東京市京橋區疊町十七番地

鈴木莊太郎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二番地

弘文堂

定價金貳拾五錢

國家圖書館



003118893



3.281
46

籍